

現代知識

第三十七年

對日和議與韓國獨立我國應取之態度

△李承晚

談中國的農村建設

從文藝說時代感情

投降以來的日本

論中國社會史問題

工業建設與工業教育

生活的力量

△讀者論壇

中韓合作與第三條路

△討論

怎樣改造中國經濟？

△駱

我是一個男的戰時新娘子

我所見的牛潭

△現代通信

美國女子大學的校長

西北紀行(二)

數沈娘小姐的一個公函



元萬一目價售 零售本 版出日 六十月

時評 迎三十七年

願國人澈底提倡「節操」運動 願同胞集中意志求安定和平

今日元旦試筆，循例迎新。然吾人今日尤願進一言者，厥為對問題有所發揮，庶幾於意見中獲得新計劃，從感嘆中堅其新信念。願本新旨，一迎新年。

中國經過八年堅苦抗戰，贏得最後勝利，勝於「五強」之列，然未抓住大好時機，獲得之，而又失之。因為自己的不爭氣，國內干戈重疊；國外局勢亦日益惡劣，此為不可諱言者。論理衡情，當茲歲首，勢應一致發願，挽救中國，萬不容再混戰下去，吾人感嘆之餘，謹向國人提倡「節操」運動。其二：願同胞集中意志求安定和平。

中國需要國防。國防分為物質及精神兩層。前者不論；後者即國民之「節操」問題，較前者尤為重要，且其控制兩方面：一方面是國家生命線之最後堡壘；同時也是個人人格上之最後堡壘。對於國家能捨身「守」土的人，對於個人才能稱為「完節」，方不愧為一頂天立地之「人」。

中國倒不怕敵人來剽奪土地，就怕國人志却人類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所謂「節操」問題。更怕敵門巨富以及貪官污吏，甚至至毀滅自己之「節操」。吾人欲保蘇武嚼毡吞雪投荒異域下有九年，非因其能吃苦耐勞，却因其精神中，堅貞遠在他人之上。元、清所以終被漢族克復，因為宋明孤忠留下「節操」

之遺訓，未被後人忘却之故。故國人稍存「節操」之念，對內則少一貪官，多保住貧民之一滴血汗；對外則少一漢奸，多保住國家之一寸土地。汪精衛，韓復榘輩固無論矣。他如抗戰期間因貪污而遭槍斃之前成都市長楊全宇者，可謂「死有餘辜」。然以之觀勝利後之大小貪污，則有如「小巫之見大巫」。幸多黨利黨所蒙蔽，節操操於不顧，一己得利，迫論人民痛苦及國家前途，因而社會風氣之敗壞，加以復加！其廉鮮恥，甚於極點！而一些人所施展「官官相護」之絕技，於是停職者可以易地任職，遭檢舉者可以調職他往，或經偵訊後，以「查無實據」而宣告無罪。有如「走馬燈」然，置法律如具文，「賞罰嚴明」亦拋到九霄雲外。循道德完全淪喪！因此，更爲貪污者矚目。長此下去，國家將成何體統？誠有天變也！故吾人以爲提倡「節操」運動及澄清吏治，實爲當前急務之一。

「人定勝天」，此爲由過去無數事實及經驗所納所報，斷非無故欺人，吾人爲此言者，厥爲感覺國人應集全國意志於一點，即一切不願，先求安定和平。望全國人士在此歲首發願；誓使中國安定和平，使中華民族不復作奴隸！中國事必須中國人自己解決。司徒雷登大使這次來北平時曾說：「中國今日情形愈來愈困難，經濟破產，金融崩潰，無論誰都苦悶。武力不能解決中國的事，戰爭打不久的，

應山另外正當方法解決。」（十二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這話不失事真，誠然如此，中國人（尤其北方）的遭遇被他一語道破。老百姓有如羶羶的綿羊，對政治毫無興趣，唯一的願望，就是能暫爲窩頭（遼論澳洲粉）於願足矣！然而時至今日，窩窩頭都成「書餅」了！（自然一部華胃尤在婆娑起舞中狂度冰凍之夜及新年，其樂也融融！休管天高地厚）。所以，老百姓的渴望安定和平，甚於「大旱之望甘霖」！用武力來解決中國的事，當然各有用武力的理由，然而戰禍的悲慘，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時光中，老百姓完全深切體驗到，領略過了，老百姓心願雖微：今後我們不會有合理的解決，非安內不統一對外！不然，國家民族將不知伊於胡底！是無人敢加以否認的。

吾人環顧國外局勢，若實不寒而慄！英美蘇固無論矣，即葡葡牙亦因澳門問題而屢視我爲「五強」之一。粵境中山與澳門接壤之馬尿河，原屬我國領土，澳門政府近竟派警侵入該處駐守。（二十六日北平日報）澳門不能收回，反遭人「圍界圍堵」，豈不「傷筋」哉！與九龍問題，前呼後應。負責外交諸公，對此等問題要比吾人清楚何止千百倍！但恐怕又以「鹹酸」臨之。美蘇「冷戰」，雖已趨頂點，可是衡以實際情形，很有妥協的苗頭，將來唯一犧牲品大有非中國莫屬之勢！（劍磨）

對日和議與韓國獨立我國

應取之態度

遠仁學院代理院長 蕭正誼

中美兩國應交換對日的初步意見，然後共同召開中英美三國會談，決定對日和約的重要方針。三國會談是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公告的廣續，戰時已閉過，戰後不宜中止的。三國的決議，便可提交十一國遠東委會作最後的決定，而對日問題的否決權，我國必須保持。

韓國獨立問題，我國有絕大關心，應由中美蘇會議儘速促成韓國獨立自主的實現。

在這新年頭，當煤原烽火代替了令節烟花，而大家心情普遍地沉重的當兒，對新年的新希望不免要低調，像那不起燦爛蓬勃的情緒。然而我却願藉這新年頭，提醒國人警覺，望國人切記半世紀來這患我中華民族生存的「對日問題」或許要在不久的將來締結「和約」，而今後中國在亞洲甚至在世界的命運，全要看這「和約」規定出來的結果如何，來斷定其進趨的。所以我覺得對日「和約」，其重要性要遠超過中蘇中美甚至中外任何條約。中蘇中美外交的失敗，國人多所指摘，但因辦理者秘密進行，事後才知道的國民，即使有所指摘，亦是木已成舟，徒勞口舌。對日問題則尚在未定階段，如國人有所建白，作為未雨綢繆，或許尚來得及；最近我國照會四強，堅持「否決權」的保留，國民參政會亦有同樣的決議；可說是對會議表決方式的問題，有所主張，所以我這裏亦願就這範圍，先說我個人的一些意見，以供海內外人士的參考。

一、對日和議我國應有絕大關心

中日糾葛，始於琉球問題；中經清日，中韓，東北以至蘆溝橋事件而演成八年長期的全面抗戰，直到此次日本投降為止，前後七十多年，構成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病痛。這次由於盟國協力作戰，終把這頑固的臥敵摧毀降伏。現在中國欣幸對這百年夙敵，獲致一個清算病害之湖的機會，更可屬太平洋西部瀾出一個和平安定的樞紐，故中國對此即將開始的「對日和議」，是抱持著極大的關心，這當為盟國間共謀共願的

專題。

亞洲的安定實以中國之安定繁榮而不成威脅為前提，故亞洲對亂源之日本問題的處置，若置中國之安危與於不顧，實為捨本逐末的全圖；所以，在「對日和議」的範圍，中國之立場與觀點，應首先受國際間列強的尊重，殆為無二的定論。再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起因於日本首攻我東北，終結於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來看，「對日和議」處置之得當與否，又和世界安危之機有密切的關聯，則首當其衝的中國立場，如被忽略，誠恐一朝禍亂再起，中國無力制止撲滅這禍根之本源，則星星之火，勢將威脅整個世界的和平，必非想像所及！

英美蘇法以至遠東對日委員會的十一個國家，在亞洲都有相當的「權益」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其關係亦實止於「權益」而已，不若我之有切身「生存」的關係，輕重之間自有其當然的區別。即以此次對日作戰，列強中犧牲慘重，收效最宏的英國來說，其對日關係亦非若我之有「存亡」之機存在其間；遠在西方的英蘇等強國，更談不到切身存亡的威脅。故我之對「日」外交，尾隨英美蘇等列強並非恰當辦法，勢非採取獨立自主的主動外交，不足以了此百年夙怨而奠定未來亞洲，甚至世界安定的基礎。所以我們應向列強聲明我們「對日和議」實抱著絕大關心的意旨，以獲得各國輿論的同情和列強的擁護。



二、我應與美方交換初步意見，繼開中美英三國會談

太平洋戰爭前半段，是由於我東北的被佔領，和繼起的重溝橋被襲，以至上海，南京，漢口及沿海各省的相繼淪陷；太平洋戰爭的後半段，則起於蘇聯與德蘇日談判的破裂，珍珠港的被偷襲，以至新加坡，菲律賓，香港及南洋羣島的相繼淪陷。前半段的戰爭集中於大陸抗戰，始終由中國獨力支撐；就是進入後半段的時期，大陸的抗戰亦始終由中國負着領導的任務。後半段的抗戰可謂海洋戰，抗戰主力，始則由美國獨力支撐，殆厥戰結束後，雖有西歐諸國參加，美國仍始終保持着領導的地位。換言之，就對日抗戰之功績來說，大陸和海洋兩戰場，可說是由中國和美國來分擔的，中美兩國應居首要功績，中美兩國的犧牲亦最慘重。那麼戰爭結束後的「對日和議」，中美兩國實應如同抗戰時期一樣，儘先肩起「對日和議」的重要責任。所以我以爲政府應首先邀請美國政府，交換「對日和議」的初步意見，溝通兩國間「對日和議」的不同的見解，使在即將召開的和會席上，中美兩國，能於步驟，原則及一些技術的問題，都能獲致無隔膜的瞭解和一致。

這種準備工作完成以後，就應立即召開中美英三國的「對日和議」，最好的方式當然是三國領袖的會談，如做不到這點，最少亦應由三國外長來開會討論「對日和議」。這裏我們要鄭重聲明，我們主張中美英三國而不包括蘇聯在內者，實因（一）這三國會談是開羅會議和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的續談，而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公告，在當時蘇聯都未曾參加的。我們知道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公告是戰爭中決定了對日作戰的計劃和共定了處理投降後日本的辦法的基礎的。在這兩個場合，蘇聯都沒有參加，現在戰爭結束了，要談和約的時候，再邀請蘇聯參加是說不通去的。故現在和會除當初與會的三國之外，不應參加其他的國家，自是當然的道理。（二）蘇聯對日亦曾作戰，但其多數，是美國的原子彈投到日本後，日本投降的兩天之前才實行的。況且日本在蘇聯參戰以前，便於「數星期前」仍居中立地位的蘇聯政府，出面幹旋，表示願意停戰。蘇日之戰是有五不侵犯的中立條約存在的。蘇聯竟不顧這層關係，而進行出兵，向日宣戰，可說是二十世紀國際關係的異例。據美國駐蘇軍事代表團長約翰秋恩的記載：當「蘇聯大使把蘇聯宣戰書交給日本外務大臣的時候，那位外相就跟他說，日本政府早已準備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條件，只要在關於保留天皇爲日本之元首這一點上，能够答

應就行。」又「莫洛托夫說，據他所知，同樣的電文，已由瑞士政府轉交英美兩國了。」美國答覆是：「投降必須是無條件的，天皇當然要用來協助投降事務」。這樣看來，蘇聯參戰的理由和時機，在當時已經全盤喪失。故蘇聯不必列入三國「對日和議」自是當然的事實。（三）若以參戰兩天的蘇聯參加和會，則將參戰較久的加，澳，和其他各國於何地？這是蘇聯不必強要參加爲四強的又一理由（四）至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二條規定：「兩締約國約定非經相互同意不得與現時日本政府，及在日本所成立未經放棄一切侵略意圖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權締結條約」；這裏前段所提「現時日本政府」，自是指當時作戰中之「日本政府」而言，中國未與其締結條約，後半段所提的「未經放棄一切侵略意圖的」政府或政權，自屬中蘇兩國及任何同盟國所反對者，中國必無與之締結條約之意圖，反之，中國及其他同盟國對日和議的對象之未來「日本政府」，自是一個經大家認定爲已經放棄侵略政策之「日本政府」；本即該第二條所限制範圍之外的「日本政府」。故吾人前所提「三國會談」辦法，自與該條所規定者不生抵觸而相符合的。至於中美英三國，已集議於抗戰期中，如若不能繼續於勝利之後，亦是極不合理的國際現象。故我國應負責促成這三國會談復開，俾「對日和議」能獲取和洽的解決。

三國對日和議，在「對日和議」的方式，原則，範圍及種種技術的問題上，有所決定後，才由三國邀請遠東委員會的其他八個國家，作對日和議的最後和平會議。至於「對日和議」中，對重大問題的決定，除大會多數議決以外，必得三國的一致同意，方成定案！換言之，關於「對日和議」，「中美英」三國應有運用否決權的權力。這裏關於否決權的運用，八國中除了蘇聯以外，都是英美集團的國家，他們的權益都可由英美兩國來代表，英美已保有否決權，他們自然有恃無恐的。至於英美主張大家都不否決權，這對中國可說太不公了！因爲七國加上英美兩國，在和會已經佔有壓倒的多數，中國孤立無一與國，他們不要否決權等於否決權，中國若無否決權等於事事聽命於英美集團，這是中國在「對日和議」問題上，絕難容忍的事實。至於蘇聯的是否應有否決權，我國自難過問，最少在對日問題上，中國應堅持中美英三國的最高決定權，這是中國國運所繫的大關鍵，絲毫不能放鬆的！

（以下接第三十一頁）

專論

談中國的農村建設

福州協和大學教授 楊錫圭

談農村建設好像彈簧。不過這一曲彈簧實在有重彈的必要，因為目前國內情形而論，農村建設需要再來一次熱烈的鼓吹，把牠成爲一種普遍的社會運動，或者把牠當做一種社會的新覺悟也無不可。

依個人的見解，農村建設是目下吾國復興建設最重要的一部門。在各部門的設計企圖中，應是一種比較有價值，有普遍性而有實行性的公共事業，在吾國復興建設過程中，這種事業的提倡具有以下四種事實不可否認的理由：

1. 農村社會是中國社會的策源地。
2. 農村社會是國家復興建設的經濟源泉。
3. 農村建設是依據普通民衆的需要和要求。
4. 農村建設是社會變遷所必經的一階段。

上列一、二、四三種理由是由斯文人講的話，第三點才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農村建設不像其他社會運動僅爲小數人所提倡，而爲小部份的人民所歡迎，牠的發動是基於民衆的需要，牠的運用是以普遍或說最大部份民衆的生活爲對象。農民在一般社會裏通常是最馴服，無聲無息的。他們的命運通常隨社會良心升而轉變。社會良心傾向農民，農村生活就有轉好的希望。農村建設抓住時代的機會，而把社會良心移向農民那一方面。這種社會改革或社會運動，可能扶助並解放一般通常受人看不起甚至受他方壓迫最利害的村居老百姓。基於此點，我才說農村建設是一種比較有價值，有普遍性，而有實行的公共事業。

(二)

農村建設自然是針對中國的農民社會，那麼我們對於這舊社會的本質應當認識一下。我們的農村社會根本還是居留在民族社會 (Folk Society) 或農民社會 (Peasant Society) 的境界。在這種社會裏，

人民的生活帶有很強烈的土氣，生活的各部門都與土地結了不解緣。家族主老是社會制度和社會制裁的中堅力量。居住在這種社會的人，顯然是守舊的，習慣是獨立孤守的；生活是窮困的。家族是生產及消費的基本單位，生產的技術幾千年來還延用笨拙手藝的花園或園藝的方式。社會的傳統充份表示封建及宗法的積習。這些積習世世流傳，成爲社會的價值，大家謹慎的忠誠的去履從，保守，鮮有人敢去摧殘或破壞。

農業是我們農村經濟的基礎。這基礎是建築在人與土地相依爲命的關係又受土地所支配。土地的形態以及土地的利用時常受傳統與社會的習慣，尤其是封建制度所影響。同時因生殖的頻繁，消費者數量的增加使一般人對土地發生饑餓的感覺。人口愈多，土地的供給愈受限制。對土地所訂的限制產生了社會上各種的束縛，各種的剝削作用。人對人的關係也就產生了各種衝突不平的狀態。貧弱弱私四大病態，說來雖過空泛，但以吾國農村的社會的本質，由這四字做標樣恐怕是復合宜的。總括的說：吾國農村社會反映我們的文化背景；我們的文化形態又反映民族社會的生產技術以及生產關係；生產技術及生產關係反映土地的形態及土地的利用；土地的形態及利用又反映土地的供求以及人口壓迫的狀況。中國農村社會的本質在這些連環裏十足表露出來了。

(三)

農村建設既是依據普通民衆的需要，那麼民衆的需要的基本問題，我們也應當加以注意，民衆需要的基本問題第一是如何去改變或改良以前那一種東方方式的宗法社會；那一種拘泥守舊不長進的文化；那一種園藝或花園式的農業生產技術；那一種家族寄生蟲式的生產關係；那一種的土地形態及土地利用方式，以及那一種的殘忍，浪費的人口消費。

民衆需要的第二基本問題是在改變或改良以上各種社會經濟文化狀況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給中國農業工業化，而真的迎頭趕上西洋工業社會生產的程度，在改變或改良的過程中，我們應付的代價多少？誰要去付這一筆代價？農業工業化先決的條件，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們的農民社會裏是一種劇烈的革命手段，我們的農民願意不願意去付這一筆革命的代價呢？至於其他更進一步的主張，把我們農村的經濟制度社會化起來，把我們農場耕種集體化起來。這些步驟何時在中國走得通，我們農村建設要不要採取這些方法？也都是我們必須解答的問題。

(四)

農村建設要實地發生效力，要得着民衆熱烈的擁護、普遍的參加，必定要把牠和農民本身的地位密切銜接起來。農村改造的基礎要放在農民公意的石頭上。在民主社會底下，民意是決定任何動作，決定任何政策的最高原則。一個地方生活的形態，一個地方的風土民情要決定農村建設途徑。在農村建設的過程上，農民爲主其他負責推動設計的工作人員是爲賓，我們要遵照民主的途徑去領會並接受民衆的意見。我們不要斷地用高度的容忍謙讓的態度去站在農民的本位上；去認識農民的問題。過去我們通例是看不見或聽不起農民。過去所提倡的農村改造工作大部份是利用官廳，衙門式的命令，高壓手段由上而下地強迫農民接受。農民不理會我們的動機，我們也沒有興頭去聽取農民的意見。提倡者儘管提倡，而農民老是站在旁邊用懷疑不信任的態度看我們作獨角戲。現在我們要改換方策，最好而且最可靠的方策是先從農民平等的地位給以不折不扣的承認，然後利用民主的教育勸導由近而遠由淺入深的手段協助農民去爲自己的生活開出一條的新途徑，我們對民主的地位要先認識清楚，才不會對農民的身份有失敬的地方。

從文藝說時代感情

燕京大學教授 林 庚

(五)

文章寫到這裏，我們也許可以提到農村建設的目標了，農村建設有種種平常極明顯的目標，第一是養生，第二是造人。

養生是指改善並充實農村社會及農民個人的生活而言，關於社會及個人的生活先要取得物質上及非物質上所必需的最低條件。物質上必需的條件自然包括生物及物質方面的慾望底滿足，好幾衣食住行，保持清潔，健康等必要的設備。財富的追求物質的事業也可算在內。關於非物質上必需的條件包括社交的興趣，智識的興趣，美感的興趣，和正義公平的興趣，這些非物質的需要屬於心理的作用多，可是他們對社會及個人的生活支配的力量比物質的條件並不見得弱。生物或肉體上的安全及保障要受物質的因素所支配，可是社會團體的生活也要靠心理的因素去維持。養生在個人方面是保衛生命，在社會方面是延續團體的活動，並保持一種平衡穩固的相互關係。

農村建設的第二目標是造人。這個目標取離現實，離離物質的羈絆對社會的意義再進一步的觀察。養生的最高目的在造就人格，在發揮個人的天賦才能，在保持個人的價值及尊嚴，在延續個人的精神。人品的養成，就可說是一種最穩固最安全的建設事業。

(六)

歸結說起來農村建設是現階段中吾國必須普遍提倡的一種社會運動。這個運動是針對我們民族社會的現實而提出改造的方式。改造不是恢復舊觀也不是無條件地全部西化。改造的成就要給付相當的代價，這代價自然要向農民索取。農民要付代價他們就要有主權決定改造的方策，別人不好越俎代庖。改造要有一定的目標，這目標在遠處是養生，從遠處看是造人。養生造人是中國農村建設的最高鰲的。(完)

北伐時期的革命熱潮，我們還記得很清楚，這後面似乎 後的迅速腐化，我們也記得清楚，這後面似乎 是缺了一點什麼？那便是時代感情的完成。

什麼是時代感情，我們最好從歷史作爲一面鏡子，先說中國過去歷史上時代感情，那似乎就是隱逸，這影響一直到今日還存在於多數人的性格之上。然而時代感情是隨時不同的，這感情自然是逐漸過去了。原來所謂時代感情本出於一種反抗的心理，例如因爲百年來科學的猛進，今日物質上的享受往往超過了我們習慣上的需要，同時這享受的形式顯然便造成貧富差異的表面化。北平是一個比較不大接受近代享受形式的都市，藍布衫，千層底鞋，天橋，地攤，大家都穿，大家都逛，享受形式都所差不遠，所以彼此容易相安。然而這物質的享受終不能不隨着科學時代而進展：人與人之間的享受形式乃逐漸尖銳化，表面化。人們對於這樣的享受於是起了一種反感，因爲它既已超過了我們一般的需要，又徒然造成人間的不平，當然是可詛咒的。這樣人們開始詛咒一切享受，歌頌一切勞力與工作，這便是時代的感情。

然而我們今日之歌頌勞力與工作，其在感情上則正如古人之歌頌躬耕與隱逸，隱逸的思想歷來以爲是出於道家的，然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顏回却正是孔門第一大弟子，則隱逸固非道家所專有。何況道家根本就輕視感情，隱逸的感情所以遠溯自屈原的離騷，離騷說：「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道以自疏。」又說：「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將從彭咸之所居。」既曰「自疏」就並非被放，而所謂「遠道」乃正是「遠逝」之意，情願所以說：「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會思而遠身。」王逸註楚辭以爲彭咸是古之沉江者，殊不知屈原於作離騷之時固本無沉江之意；而屈原沉江之作乃是懷沙，其中却並無一字提到彭咸。彭咸之爲人，思美人說得最明白：「廣遂前蹤兮，未改此度也。」則所謂彭咸之思正是及白日之未暮也，獨覽西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則所謂彭咸之思正是要「及」時「處」一「處」。悲回風說：「夫何彭咸之遺思兮，覽志介兮而不忘，高變其情豈可蓋兮，執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直比而不芳，魚鼈鱗以自別兮，蛟龍離其文章。」則彭咸之所居豈非正如蛟龍之隱其文章嗎？屈原以彭咸的耿介自勵爲自身的模範，而在感情上乃正是對於時代的反感與不平。他說：「時移勢易兮，何以淹留，蘭芷變而不

芳兮，萎蕤化而爲茅。」又說：「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揚車與江離！」時代是趨於附勢的，是同流合污的，離騷中奔放的感情正以此爲其出發點。此後楚辭中有一篇招隱士，以隱逸的身份來招屈原；便成爲魏晉無數招隱詩的先河。

魏晉隱逸的思想，種根於漢代的奴性文化，東方朔答客難：「今則不然，聖帝流德；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侯，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這是多麼沉痛時代的呼聲。我們如果不願意奴顏婢膝，便成爲奴性文化的「化外之民」。左思詠史詩說：「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橫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又說：「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都擊鐘馨，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與。」這自然就產生出一種反感，所謂：「高志遠四塞，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這都由於一種反抗與不平，乃形成一個時代的感情。於是那有名的招隱詩說：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鶴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緜緜或浮沉，非必巢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往嘯歌，澗木自悲吟。

這隱逸的感情乃隨着那反感而來，成爲青澗的時代的向往，陶淵明是隱逸的代表人物，他辭職於南山說：「山中隴霧深，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不獲辭此難。」又說：「衝鶻念幽人，千載撫兩袂，檢素不獲展，厭厭遊良月。」則所謂隱逸的生活，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是一種自在無憂的享受。他的西田詩說：「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邇難遠，轉欲志常勤。」隱逸不過是人生的開端，而非人生的休止，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關安高隱於南山，都成爲歷史上極有名的名相，隱逸的感情正因其原是一個開端，所以成爲一個發展。諸葛亮勸子書說：「非庸迫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正是這偉大政治家的隱逸哲學。然則當時的隱逸並非如我們所想像

的是一種生命力的消歇，隱逸的感情之表現於詩人筆下的，屈原是向往於馮湯文武的，左思是歌頌馮唐楊雄的，蘇轍說：「陶淵明大要出於論語。」這些都與儒家更為接近，而陶潛與左思又同是醉心於刑制的，所謂「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然則隱逸的感情又豈如我們所想像的，是一種無反抗的出世的思想嗎？魏晉以來奴性的文化，雖已因政治的動盪而無形打破，然而這隱逸的感情却已借此完成一種更高的說明，造成一種東方文化的先河；它的力其使得一般人乃逐漸獲得政治上的人格。唐太宗的體賢下士，李白的敢於令高力士脫靴，正是隱逸勝利的歌曲。

時代感情的另一特徵是一種力的向往，因為感情原就是一種力的形式。我們只有借力才能從力中解放出來，而我們是永遠又被操縱於一種力之下的。戰國是一個說客時代，諸侯之間的和戰親疏是朝變夕改的，人生便為這種紛紛說客的遊說所苦惱，所操縱，完全失掉了自主。屈原是首先向往於另外一種力的，他說：「彼堯舜之耿介兮既暹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齊步。」「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彼兮鸞鸞翔舞。」又說：「固時俗之工巧兮儻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所謂「獲徑」「工巧」「變白爲黑」，正是當時說客所憑藉以惑人的力，而屈原所向往的乃爲一種與天地暗合的更長遠的力。孔子早已說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這更長遠的力正好與巧辯多言相反，屈原所以「就重華而陳辭。」之後便默然獲得那「中正」之力，這都頗有一點宗彩的心情，涉江因此說：「登皇崗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屈原從這更長遠的力上取得安慰，這也許是一種假想力，如同宗教家之假想天堂一樣，然而無疑的它帶了感情與自信，他所以說：「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和聲不察兮豈余心之可懲。」又說：「製芰荷以爲衣兮挾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這堅定的自信之中，屈原却以美人香艷喚起了人類對於崇高事物的感覺，這感覺力正如漁父所說的是：「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乃形成一種廣大的影響，屈原因此喚醒了整個的楚辭時代。秦火之後漢代漢法家之便以禮法操縱天下，這禮法的壓力於是又產生了反感，阮籍說：「誰豈爲我設耶！」便首先喚起了時代的感情，有晉一代遂成爲打破禮法的時代。雖是人爲的，新的力的向往所以是接近於自然的，這自然的感情，阮籍說：「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陶淵明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生死與自然合一的力或者也正是一種假想力，然而無疑的也帶來了堅

定的感情，阮籍說：「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之後，於是左思寫了那有名的詩句：「被褐出闕闕，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這與自然合一的力遂喚起了一个新的感覺，這感覺到了陶淵明而達於極點。「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千古名句正由此應運而生，這證明了一個真正醒覺力的出現。文心雕龍說：「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隱逸的苦悶乃因這醒覺力的出現而變爲大自然解放的感情，唐詩便從這自然的醒覺中造成了文藝的黃金時代，所謂「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帶刀。」乃無往而非這同一醒覺力的形式。然而我們今日則正已厭倦於任何隱逸的感情。我們走進這科學時代，每一項知識都已因其專門而與一般生活分離，也因其專門而漸爲一般人所不能追問。古代的學問以哲學爲中心，孔子的思想，蘇格拉底的思想，每一個人無妨以爲他可獲得；然而今日的數學，物理，化學，便與一般人絕無干係；而這些爲一般所敬而遠之的知識，又事實上主持了這個時代，這便是一種力。甚至於哲學本身，如近代的邏輯以至於數理哲學，也都莫非科學的產物，自然也非一般人所敢染指，這些無一不受科學的影響，也無一不爲一般人所莫測高深。在學者方面或者正以此欣然自得，趣味無窮；而一人在感情上却已感到苦悶。那是一種自尊心與自信力失去的委屈，一種人生被知識所分化的苦惱。恰巧科學又帶來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帶來了大批生產，於是人們開始看出科學時代固由於少數天才心力的啓發，然而仍得靠大眾的勞力來推進。這是一個爲大眾所了解的力的發現，這便成爲時代感情的向往。事實上即使真的到了原子時代，一切生產已無需再借重於大量的勞力，這感情是仍然存在的；正如古希臘人由對於命運之神的敬畏，而變爲對於命運之神的反抗，這些知識既高而在上的主宰了這世界，便自然生出類似的感情。於是一切個人的，天才的，深奧的，都是可厭惡的；一切大眾的，現實的，勞力的，都是可歌頌的，這便是今日的時代感情。

今日「大眾的」「工作的」感情，之由於時代的反應與新的力的向往而形成。正如過去羽林隱逸的感情之由於這種的因素而形成；它們同樣是時代的，也同樣都會成爲過去的。我們對於它無所不好惡，也不必有什麼好惡。正如我們有時羨歌頌和平，有時候則歌頌鬥爭一樣。二者都可以偉大，也都可以不偉大；只看我們是否能把一個更長遠的解放力完成在這個感情之上。我們以今日的感情去看另一時代的感情，正如後人之將以後人的感情來看我們今日的感情；我們如果嘲笑魏晉人在東籬

之下探測的心情，我像也必將被後人嘲笑我們今日在兵工廠裏打鐵的心情：我們原不必嘲笑那些，我們正應當完成自己。今日的時代感情也正要完成爲一個人格的憑藉，一個更長遠的人生的解放。我們如果不能完成這些，感情只是一個力的激盪，它能夠反抗，却不能完成自己。從洪楊革命到辛亥革命，從北伐革命到現在，在這每一個時代上，我們並不缺少應有的感情，我們所缺少的正是那感情上的完成。我們的問題在此，過去如此，未來亦如此。

先秦是中國思想最優秀的時期，那時的法家原就是一個時代的歌頌者，韓非子說：「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斷頸而死；因釋其乘而守株，冀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這便是對於那不知時代的人的嘲笑。李斯相奏而有天下，甚至於「是古非今者族。」都是法家對於時代一貫的感情。法家的思想原由對於衆說紛紜的時代所生的矛盾的反感，韓非子五蠹六反諸篇正可表現這感情上的來源，法家因此在此形式上必求其統一明快，法家的理想是「養耕戰之士。」法家的感情在此，法家所向往的力也在此。所謂耕戰即是努力，所謂耕戰之士也即是大家，韓非子說：「損不急之枝官，以尊選練之士。」又說：「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百人事知而一人用力，事知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

投降以來的日本

日本投降迄今已兩年半，這期間發生過許多重大事情，我無法把它們細說，我只抽出幾個顯著的特質，以警惕國人。

一、軍事的失敗，政治的勝利

日本帝國主義在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失敗了軍事，勝利了政治。也就是說，日本的突然宣佈投降，是爲了保持元氣，準備再起。日本人大多數有一種倔強的心理，即並不承認戰敗，而祇自認爲「終戰」。

讀者若把日本和德國戰敗的情形比較一下，就很容易明瞭。德國的國土被盟國割成四塊，由美、蘇、英、法分別佔領；德國沒有自己的政府，由盟國軍政府統治，希特勒也在柏林戰死了。一句話，納粹德國是被完全打碎了。

國則貴，此貴之所以亂也。」這都是努力的歌頌。又說：「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這正是大衆的感情，所以說：「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法家憑藉着這時代感情，凌厲無前，在「耕戰」第一的口號下，幾乎發揮了他的力量，古代戰爭只要兵精糧足。「耕」所以是配搭得正好，然而這無論在感情上，無論在實踐上都是非常有力的組織，在成功之後却迅速的便歸於衰落，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法家從此便一蹶不振。楚辭的感情經過六朝終於帶來了唐人輝煌的文化，法家的感情經過秦代則僅僅帶來了統一的制度。秦楚的關係頗像羅馬之於希臘。但文藝復興是得力於希臘而非得力於羅馬的；我們不能以爲這都是偶然的事。北伐時期的革命熱潮，我們還記得清楚，北伐之後的迅速腐化，我們也記得清楚，這裏面似乎正是缺少了一點什麼？那便是時代感情的完成。

時代感情是一個等待完成的感情，它必須在這感情之上再多完成一些什麼。楚辭時代感情因屈原的傑作而完成，魏晉的時代感情因魏晉人無數的詩篇而完成；我們已經知道隱逸的感情是過去了；今日的時代感情，就必等待着又一次的努力與完成。

前大夏大學教授 林煥平

日本上則除了轟炸以外，並沒有成爲戰場。日本雖駐有美國的佔領軍，但仍有完整的政府統治自己的國土。希仁仍做他的被人擁戴的天皇。戰犯一般都逍遙法外。一句話，法西斯的日本是被巧妙苟存下來了。

日本怎樣達成這個危險的詭謀呢？就是投降。

這個陰謀是由日本統治階級和美國串演出來的。日本統治階級很知道：假如美、蘇、英，中等盟國軍隊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戰，彈丸之地的本土必將糜爛不堪，武力徹底被粉碎，其悲慘處必將像希特勒德國一樣。臨崖勒馬，以退爲進，所以日本選擇了投降。美國自羅斯福總統逝世後，政策就急角度的轉變。她看到五月初旬投降的德國的前車之鑒。假如美軍和蘇軍在日本本土並肩作戰，後者被

徹底打贏了的時候，必然由兩軍分別佔領，這將大大地鼓勵了日本人民的抬頭。這是違反美國參謀本部的戰略和戰術的。總算動了日本投降，他便利用在太平洋作戰最力的優勢，棋先一着，佔領了全日本，蘇聯更奈何他不得，日本人民也就沒有東德的順利條件。這對美國很有好處，對日本統治階級更有好處。

日本為什麼在要求保留天皇的條件之下投降？美國為什麼違反了無條件投降的既定原則，接受了日本的有條件投降？及今天日本的現狀又如何的令人憤慨？都可以從上述的角度獲得正確的了解。

所以我說日本在軍事失敗了，在政治上勝利了。

二、新的憲法，舊的精神

日本投降迄今，在一般人看來，最重大的一件事，恐怕要算新憲法的頒佈了。

但我說，有新的憲法，不一定等於有新的民主政治。

日本封建法西斯統治的最大特點，就是天皇制度。

明治欽定憲法的顯著特點是在於規定：

一、天皇為神，不可侵犯。

二、給予藩閥特權的軍閥以特權。

新憲法的顯著不同是在於：

一、不配明天皇為神，不可侵犯。

二、取消了武力，故天皇的海陸空軍大元帥銜和軍閥特權都不復存在了。

然而，天皇仍是日本國和人民的象徵。就是說，天皇仍是維護日本全國的精神支柱。不敬罪雖已取消。人民仍把天皇尊為神聖不可侵犯。

天皇一句話，可以扭轉日本的方向。今天統治日本的，不是人民自己，乃是天皇，稍願者想十二月八日裕仁前往廣島憑弔，五十萬居民排列

路上，瘋狂跪拜以歡迎「陛下」的景狀。

政治制度沒有改變，議會裏的貴族院改為參議院，不過是換上一塊新招牌。經濟制度沒有改變，財閥仍控制着日本的工商業和金融財政。

十分不徹底的新土地法，也並沒有實行，農村的封建關係，依舊存在。

取消了武力，不過是換了法。日本真是沒有武力嗎？請看隨手拈來的

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社自東京發出電訊說。官方宣佈

：盟軍佔領當局在名古屋以南三十英哩的龍海軍基地河和，發見軍火庫

一萬，共有輕武器軍火三噸，這是日方並未向佔領當局呈報的。

何況現實是活的，憲法條文是死的。國會在統治階級的手裏是虛着

，只要他們認為時機成熟，何時不可以修改？

整個日本都是在戰前的舊精神統治之下。麥克阿瑟說日本已完或道

德法國大革命似的偉業，今後一百年內，日本沒有能力再從事侵略，是

阿Q的夢囈，也是木乃伊的隱語。

三、表面的民主，秘密的法西斯

戰後的日本，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民主了。一般人有一個很普遍的

觀念，就是准許共產黨合法存在的國家，就是民主，最低限度是比較

民主了。今天日本共產黨不是公開合法存在嗎？並且在參眾兩院裡還各

有了幾名議員嗎？

這個點綴，不知蒙蔽了多少人。

日本法西斯特質，和希特勒德國的性質不同。德國是由法西斯政黨

納粹黨公開專政，希特勒是最高獨裁者。日本法西斯則帶着濃厚

的封建性和浪人性，它的組織是分散的，不是集中的；是秘密的，不是

公開的。雖然像戰爭末期的大日本政治委員會，是全國走上納粹黨的

道路，然而，它依然是由背後的法西斯秘密組織所領導。而所有這些法西

斯組織的政治行動，都是通過「天照大神之子」的天皇而體現出來。政

府和資產階級政黨，不過是天皇的工具，從而也就是法西斯秘密組織的

工具。政府和政黨只有在秘密組織許可容限的限度以內，方可存在；否

則，即會被暗殺，被搗毀。執政者豈敢不間接執行他們的命令？神道，

天皇，法西斯，是三位一體的。

這是日本法西斯的特質。

這一特質使日本法西斯在戰敗後很容易隱藏了起來。避過一個風浪

，便一齊恢復了活動。據新亞社十一月九日東京電話：

「投降後銷聲匿跡的右翼份子，近有死灰復燃之勢。其中以革命黨

擁同志會（關係以南朝忠臣楠正成之菊水垂訓，鼓吹尊皇思想），新銳

大眾黨，日本革新黨最著名。他們以「保皇反共民主」為口號，集合舊

軍人地主流氓，企圖造成恐怖。」

十一月二十四日，路透社更從東京發出一個驚人的消息說：

「日本發見較前黑龍會更危險的普遍性地下組織的存在，戰後各種

極端主義的組織，都已經參加這個組織，由於其支系的龐大，故佔領當

局負責官員已有稱之爲「秘密政府」者。負責這個全國性地下組織的，有一個領袖和十個到十二個人組織的委員會，他們都立前軍和軍閥的巨頭。參加這個組織的中下層份子，有前任首相，前陸海軍將領，前政閣和今日的富豪等。據軍事總部所知道的這個地下組織的主要構和份子如下：(一)首腦部在全國或僅十人；(二)保有機關槍和手槍等武器的上層團員，約一千人；(三)控制國貨者，地下組織的經費來源在此；(四)經營黑市者，其中有政府官員和承保商等；(五)軍國主義及極端國家主義份子，他們從未承認戰敗，對佔領當局有時公然表示不齒和憎恨；(六)同情極端國家主義者，其中有店主，小販，擦鞋者，小流氓等；(七)勞工煽動者。

由，我們可以清楚了解：戰後的日本法西斯比戰時和戰前都更具組織性，因而也就是更具威脅性。爲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這是因爲日本法西斯有濃厚的保皇愛國的封建性，如今戰敗了，國土被美軍佔領了，更激起了極端國家主義的復仇思想。美國人說日本親美，這是吞了一把刀子進肚子裏還不自知。

日本還在法西斯統治底下。

四、軍閥的遺毒，美國的做法

日本法西斯之所以能够倖存和發展，主要由於盟國管制政策的變質。管制政策之所以變質，則由於獨霸管制的盟國，有她一套的戰略和軍閥的遺毒。

打倒近世以後，杜魯門就完全服從蘇聯的命合，採取防蘇反共的政策。假如日本人民抬頭了，統治階級就會垮台，而且遠東各國都會受到重大的影響，這是和美國的反共政策衝突。

日本和蘇聯的濱海省，隔水相望。美國早就有人說她的遠東國防前線在日本和中國。

美國如何厚待和縱容戰敗了的日本呢？請看以下的事實：

- 一、保留了天皇制度。
- 二、開脫戰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季南說：「天皇及產業，實業界人物，沒有戰爭責任」。仍在羈押中的東條等二十五名，審決無期。
- 三、批准擴大警察數量，和准許農村生產合作社等組織存在，以容納法西斯細胞。
- 四、庇護日本財閥。「爲了解救日本財閥之舉，足以促成日本實行社會主義，且使日本商業情形對於其本國及與日本經商的外國，均無不

利。」(十一月二十五日美聯社華盛頓電)。

五、開放日本對外貿易，並決定貸款十億零五千萬美元給日本，以復興日本經濟。

六、向關係各國建議減低日本賠償數量，同時以美國應得部分，分給關係各國，作爲抵償。

七、堅持取消對日和會否決權，以防止別國運用否決權以否決袒護日本的措施。

八、徵訓日本飛行員，修理和補充了日本的航空軍基地。

九、供給大量糧食給日本以收買人心；又運入大量汽油，以作戰爭的儲備。

以上所述，便是舉世大者，許多令人憤憤的事實，響擊難盡。日本外交家說：「杜魯門的反共十字軍，在一九三七年就由日本簽訂反共協定時發動了。」

這便是今天美日一國的實際情形。

五、結論

中國又遭受到日本的威脅。

據美國世界消息周刊說：「日本正企圖締結一個談判式的和約，而避免接受一完全聽決於盟國以無條件投降爲基礎的和約」。在這個和約底下，盟國對日的監視權，限於中、英、美、蘇四國大使，唯無權直接干涉日本的政治行動；結束軍事佔領；生產不受限制；商船可擁有四百萬噸；且可擁有飛機；保留千島，琉球，小笠原，琉球島。(十二月六日中央社華盛頓電)

請讀者注意這消息來自美國。

又據十一月十四日東京日本時報(英文)登聯合社記者布蘭斯特的論文說：

「不久以前，麥克阿瑟及其總部委員，都已指明日本經濟的前途，將在於亞洲，特別是在於中國華北與滿洲的原料和糧食，這對於日本經濟復興，甚爲重要。日本十五年來即依靠這些來源」。

這是麥帥替日本指示了發展的方向。又是日人小宮氏之所謂「美國經濟援助日，日本經濟援華」的實際。

日本又威脅着中國的生存了。

中國人怎麼想呢？

一九四七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紀念日

論「中國社會史」問題

北洋大學教授 楊 莖

根據教育部所規定的大學課程標準，在社會學系或其他學系內，每列有「中國社會史」一門。但這門功課應該怎樣地講法，却無規定。而實際上，據我所知，適當的人選，頗成問題。因為帶有「社會」兩字，故一般的史學家全不願擔任這門功課。又因為帶有「中國」及「史」兩個名稱，故一般的社會學家亦不敢或不願去輕易嘗試。因此，「中國社會史」一門，亦就有了問題。

在未解決問題之前，不妨先敘述一下過去的一段經過。十幾年前，在北平各大學擔任這門功課的，有一位名教授，即是陶希聖先生。當時北大，清華，燕京，師大，中大諸處的這門功課，全是由他一人包辦。陶先生所編的講義，據說早就列入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內。該書雖至今未見出版，然陶先生在這一方面的著作，却已發表過數種。而且陶先生的講義，因各校講義全印有鉛印本，故在北平各書攤上，亦極易看到。然而凡是讀過陶先生的著作的人，其所得的印象是什麼呢？

在史學家一方面，有許多朋友僅承認陶先生是一位社會學家，不承認他是一位史學家。再不然，亦僅承認他是史學界內的「海派」，而不認其為「正派」。

在社會學家一方面，我們覺得，陶先生的著作雖多，然而却無一本是屬於社會學的。所以有些同道僅視陶先生為一史學家，或政治學家，或法律學家（陶集會），而不承認其為社會學家。

若再將陶先生的著作，如「中國社會史的分析」，「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社會史」等等，作一詳細的檢討，我們就覺得陶先生在史料一方面，雖說全是運用中國的史料，然而他對於史學上那一套傳統的考證方法與科學存疑的精神，却似乎均嫌不足，故不為史學界所推重，似非偶然。若再將陶先生的方法，拿來作一批判，却又使我們感覺到，陶先生所用的方法，全是一種思辨的方法；其理論亦全是舊日演化學派與唯物論派的理論。社會學在今日若還是和五十年前者完全一樣，那我們自然亦應承認陶先生是一位社會學家。惟今日之社會學，已早說哲學，而變為科學，那我們就難以社會學家視之了。

在陶先生之後，以教「中國社會史」及著「中國社會史」著名的，

則有呂振羽先生。呂先生的「中國社會史」，在七七事變前已出版了兩冊，早已風行一時，不必再為介紹。在最近幾年內，又有蕭伯贊先生的「中國史綱」，「中國史論集」等等，亦全是屬於中國社會史方面的，頗亦頗可觀。然而內容如何呢？因為我們想保持學術上的體統，想不多言。惟如說，至今日為止，在我國出版界內，連一本像樣的或够得上水準的「中國社會史」，尚不曾有過，這却不是過分之言。然而我們的大學內，又全沒有這門功課，這令教者如何去教？學者如何去學呢？我們還能說，「中國社會史」這門功課不成問題嗎？

在未提出我個人的意見之前，須先指明此問題的原因之所在。必須先釐清了病源，然後方可去開藥方。

我相信，「中國社會史」一門之所以成爲問題，就是因爲我國的史學界與社會學界，二者的邊界未能打通，故史學家與社會學家，二者未能取得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之所致。

請先從社會學一方面說起。社會學之在我國，原是一件舶來品。它雖說已經有了三四十年的歷史，然而畢竟尙未完全脫離介紹時期。固然，在抗戰期間，由於抗戰的種種需要，所以在邊際研究與社會應用兩方面，均頗有極大的進展。亦可謂由介紹時期今已逐漸走上了建設之途。惟它所以注意的，却僅是現時的這一階段。至於於整個的中國社會史之研究，却尙未能顧到。雖說有幾位少數的社會學家，如黃文山，吳景超，潘光旦諸先生，在這一方面，已經有些論文發表，然而，門不傳是少數，不能代表一般的趨勢；而且以此而言，亦遠離中國社會史之建設的建設，尙遠得很。故如將這樣的責任——即建設中國社會史，或進一步講，編寫一部「中國社會史」大學課本的責任，交給我們現有的這般社會學家，他們怕不能勝任吧？

再從史學一方面來看，我國第一流的史學家，如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見「學林」，第四期），民國三十年二月，上海，開明書店），齊思和（「現代中國史學評論」，見「大中」雜誌，一卷一期，三十五年一月，北平），孫崇枝（「對現在史學界幾句評言」，載「現代知識」，一卷十一期）諸位先生，

他們在史學方面的造詣無論怎樣深，怎麼淵博，然而他們對於社會學却全是外行，概不了解，故全是將史觀派當作社會學派，並全認社會學家即是那教專講歷史法則與歷史階級的歷史哲學家。而不知社會學之與歷史哲學，在五十年前固係同宗，今已時代久遠，分道揚鑣，彼此已「馬牛不相及」了！

然而史學家之所以誤解社會學，其過錯却不在史學家而仍在社會學家。因為我們這些學社會學的，不是高談某派或某派的方法論，就是從事於某村或某族的實地研究，再不然，就要專講社會服務，社會行政或社會救濟與社會福利，似乎尚不知道，我們當前的責任，是要努力去建設中國文化本位的社會學。而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國，保存有豐富無比的文化。若不先利用此類文獻，從事於中國社會史之編纂，好作為建設中國社會學的資料，那中國文化本位的社會學，如何能憑空而至呢？

以而論之，我們的史學家，却似乎已均覺悟，若不在史學的藩籬之外，另求尋覓新的方法或救兵，那所謂「中國通史」者，就似乎無法可以講通。若再談到中國社會史，如不能得到社會學家的幫助，他們就只好丟了自信。故史學家之願與社會學家合作，似已不成問題。惟獨我這般學社會學的，因為缺乏史學的素養與訓練，故弄得「隔行如隔山」，不是犯了「文人相輕」的老毛病，就是但覺其壁壘森嚴，無門可入。因而避難就易，僅選擇一兩個試驗村鎮，作為橫面研究的對象，即認為已盡了社會學家的責任，而忘記文化是一種縱橫與社會遺棄，故在似研究之外，還需要包括着一個極長的縱面的研究。

自二十年前，余在巴黎，從莫斯(Marcel Mauss)與葛爾賓(Muciel Granet)兩教授習社會學、民族學與中國文化史，又在「社會學年刊」(L'Année Sociologique)與「歷史綜合評議」(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兩刊物內，得讀法國社會學家與史學家之論戰及其後二者合作之方式，使余頗有感動，後回國，來至北平，因在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及女子文理學院兩處，主講「社會進化史」一門，余曾以為「社會進化史不應與社會進化論混為一談。尤其是在我國現狀之下，而講社會進化史，更不應忽視我國現有的「中國社會史」上的一些資料。嗣後又到燕大社會學系，因主講「中國社會史」一門，由於講授之需要，勢不得不在此方面多作工夫。惟余當時因苦於資料之多與時間之短，對一切準備利用的資料，實未能予以充分的利用。故在編寫「稿」一方面，除將討論學派與方法的「導論」，曾草過一個大綱外，却

只好暫用葛爾賓教授的「中國文化」(La Civilization Chinoise)一書作為綱要，而另以新的資料作為補充。而葛氏的那本書，在我看來，在現有的此類著述之中，實不失為一本比較可用的「中國古代社會史大綱」。惜至今尚未為我國學人所重視。今余又受北洋大學之聘，來津主講「社會科學概論」與「中國通史」兩門。關於「社會科學概論」的問題，余亦有不少意見，當另外發表。茲僅以「中國通史」一門而言，余却堅信，如不從中國社會史之立場去講，實即無法講通，至於編寫講義或教本一事，余亦相信，若為應急起見，而將標準降低，那末，如以一人之力，去編寫一本「中國社會史」大學用書，似亦並非太難。然若認真起來，當作一個研究的題目，那不僅在現有階段之下，任何一人全不足以勝任，即便集合十數位社會學與史學專家，共同分工合作，恐亦需要在計劃妥善之後，至少再經過若干年，方可有一種比較像樣的「中國社會史」叢書之出現。然而以個人之經驗而言，我雖說是始終習社會學的，但我却知道史學的重要，並如喜歡去與史學家們接近，及向史學家們請教。然而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史學家與社會學家，二者間的距離實在太遠，雖說二者的研究對象原本相同或大致相同，因為總不外人類文化或社會制度那一套玩藝兒。然而彼此的方法却不相同，觀點更不相同。至於學術的傳統，思想的線索，或或個人的(即社會學家的個人與史學家的個人)生活方式，與與偏見，在在亦均不同，彼此原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地球上。今一旦要使他們發生關係，互相合作，談何容易乎？

若再看四十年前，法國史學家與社會學家相處的情況，那原是先經過幾年的論戰時期(約自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五)。然後始進入於合作的時期。而白爾(Henri Berr)先生所主編的「人類進化叢書」(Collection de l'Evolution de l'Humante)，即是那種合作的結果。今該叢書已早成為世界著名的人類文化史與人類社會史叢書中的權威，它不僅全譯成英文，而且內有幾種，如「從民族到帝國」(黎東方譯)，「種族與歷史」(黃希白譯)等，在中文內，亦已有譯本，故我不必詳述。惟我國學術界，處處全是落後。我們是否亦需要先經過一類論戰，然後始能走上合作之途呢？因談到論戰，遂使我們連想到，在十幾年前，上海出版的「讀書雜誌」上，曾有過一次熱鬧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惟當時參加的諸戰士，多少全是屬於史觀派的。僅有在當時參加論戰的陶希聖先生，因感到論戰之無味，乃一人跑到北平，發給「食貨學會」主編「食貨半月刊」及「中國社會史叢書」，那在我們幼稚的學術界

只好用葛爾賓教授的「中國文化」(La Civilization Chinoise)一書作為綱要，而另以新的資料作為補充。而葛氏的那本書，在我看來，在現有的此類著述之中，實不失為一本比較可用的「中國古代社會史大綱」。惜至今尚未為我國學人所重視。今余又受北洋大學之聘，來津主講「社會科學概論」與「中國通史」兩門。關於「社會科學概論」的問題，余亦有不少意見，當另外發表。茲僅以「中國通史」一門而言，余却堅信，如不從中國社會史之立場去講，實即無法講通，至於編寫講義或教本一事，余亦相信，若為應急起見，而將標準降低，那末，如以一人之力，去編寫一本「中國社會史」大學用書，似亦並非太難。然若認真起來，當作一個研究的題目，那不僅在現有階段之下，任何一人全不足以勝任，即便集合十數位社會學與史學專家，共同分工合作，恐亦需要在計劃妥善之後，至少再經過若干年，方可有一種比較像樣的「中國社會史」叢書之出現。然而以個人之經驗而言，我雖說是始終習社會學的，但我却知道史學的重要，並如喜歡去與史學家們接近，及向史學家們請教。然而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史學家與社會學家，二者間的距離實在太遠，雖說二者的研究對象原本相同或大致相同，因為總不外人類文化或社會制度那一套玩藝兒。然而彼此的方法却不相同，觀點更不相同。至於學術的傳統，思想的線索，或或個人的(即社會學家的個人與史學家的個人)生活方式，與與偏見，在在亦均不同，彼此原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地球上。今一旦要使他們發生關係，互相合作，談何容易乎？

內，實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惟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社會史叢書」，亦和他自己所寫的那幾種書，無大分別，故不能算作科學的著作。至於說不帶史觀味的中國社會史叢書，在名義上我們亦已經有了一部，那便是王鑑五先生所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商務印書館)。那部叢書的種類之多與規模之大，雖說幾可與白爾先生的「人類進化叢書」相比肩，然而真不幸！其種類之雜與內容之糟，却處處均出乎吾人之意料！那如果僅是偽的替商務印書館作一批好買賣，差可勝任。若想滿足我們的需要，實有未能。

話再說回來，若想為我國編寫一部像樣的「中國社會史」叢書，除非我們的社會學家與史學家們，趕快攜起手來，大家努力，分工合作，實無其他途徑。至於合作的辦法，我此處尚無述之必要。惟我相信，在未談辦法之前，須先造成合作的空氣。這除去私人間的學術集會之外

工業建設與工業教育

國立北平鐵道管理學院教授 范學俊

全國工業，在八年抗戰期間，除後方因陋就簡稍具規模外，大部為敵人佔據，從事於戰時生產及軍火製造。勝利以還，在平津區從敵人手裏收回之各工廠，大部破敗不堪，能繼續用以生產者，寥寥無幾；而在東北瀋陽附近，如有名之撫順，本溪湖，一帶工業區內，所有輕重工業機器及設備等，全為他人運走及破壞，損失之鉅，莫可言宣。東北為我國生命線，欲恢復舊觀，至少須經一世紀，言之至為痛心。近來又因內亂，全國各地到處破壞，摧毀燒殺，日有所聞。以致工業元氣，大為虧傷；醫之久病者已氣息奄奄，欲起沉痾，非速加以調理及致力於培養不可。茲將工業建設與工業教育二者概論如左，以就正於諸工業界先進。

(一) 工業建設

此一問題，千頭萬緒，真不知從何說起，然「無工業即無國家」，誠有關於國家前途命脈，至為重要。惟吾人目前最需者，厥為和平，而恢復交通一項，尤為迫切；否則原料無從運輸，工業不能建設。歐美各國，工業進步，一日何止千里，吾人若能長久行立不前，坐令此大好機會過去，致他日追悔莫及。筆者主張最近先在無共軍蹤跡區內，即加緊

，而教育部所定的大學課程標準，似亦有改良之必要。我覺得，歷史系的學生，亦應當選修「社會學原理」，「初民社會」，「社會學研究法」諸門。而入社會學系的學生，除去應修「中國通史」，與「中國社會史」兩門外，對於「中國上古史」，「史前考古學」，「古文字學」，「語言學」諸門，亦應儘量的多修。如果所估學分太多，實際不可能時，似不妨將社會學系與歷史學系再各分為若干組。而「中國社會史」，即是界於社會學與歷史學二者之間的一組。故凡主修此組者，即應在史學系，社會學系或國文系與語文學系內，任選適當的功課，作為此組的必修。像現在的辦法，不僅是系與系之間，存有一道鴻溝；而且在系之上，還另有一道鴻溝在，那便是學院。因為社會學系是設在法學院，而歷史學系，却是設在文學院。各有壁壘，各自為政。此專從學制而言，似亦有改良之必要也。

努力從事於局部的工業建設，並利用附近原料，而求大量生產，凡可以利用之人力物力，即設法加以利用，此不僅能解決一部分人民失業問題，而在此生活高漲之際，彼等亦免因饑寒而為盜匪(戰後失業人口，政府則尚無確實統計公佈，想數字至為驚人)且可挽救全國經濟危機於萬一。在各地鐵道，公路，橋樑等之破壞者，隨即加以修補。各項建設事業，如認為需辦者，即着手辦理，不因循，不遲延，更不因經費匱乏，力量能辦若干，即辦若干，相信如此，將來定有顯著的成效。前次蘇凡奇，雷巴德及葛羅同三專家，在空中查勘我國黃河上下游各地，此固對於治黃問題，將有鉅大的收穫，然而積極開鑿龍門，壘口等處水利，以富庶西北，同時亦望能有所計劃。薩氏對長江三峽之YVA設計，在本年內，亦望能逐加以實現，使川鄂以及附近各省水道暢流，農田出產，愈加富庶。在珠江流域之伏波灘，貴陽附近之黃桶樹大瀑布，亦可能範圍以內，亦應積極加以開發，以利華南各省工業。浙江錢塘江，已引起一般人士研究的興趣，最近的將來，或可設法利用。在東北及華北各省，煤鐵之儲藏產均富，而華東及華南各省，則極感缺乏。戰前上海廣州等地，工廠林立，工業方面，所需要之原料，除由華北供給外，

大半來自他國。其中如煤一項，幾全由安口運來，華北運煤之快，亦全由日本開採，受日人操縱，一方面利權外溢，一方面成不加高，工業不能振興，故在戰後全國各地水利（包括瀑布、一流、湖、沼、沙），如上所述，能加以利用，則此種動力，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較用煤所製出之貨品，自然更加經濟。全國重工業，應集中於東北及華北各地，輕工業應以華東華南及華西各地為重心，以後非全國工業化，蓋將不能立國也。茲再分述如次：

(1) 東北工業建設 東北自劃分為九省以來，因省區改小，建設亦較為容易（全國工業建設，現行省制，似亦應有通盤計劃，非縮小省區不可，否則如長安及，難收合作之效）。九省中工業，應以遼寧為重心，前日人所辦之南滿鐵路公司，經營之煤鐵礦，煉鋼廠，鑄鐵廠，機械工業，以及榨油工業等，大部均設立集中於此處，而熱河，本溪及遼陽之煤，鞍山、長嶺之鐵，每年產量，甲於全國，且彼此相距甚近，運輸極為便利，交通亦甚發達，鐵路交點，集中遼陽。至於氣候冬不太寒，夏無酷熱，更可增進工作効率。敵偽曾推行兩次五年生產計劃，至一九四一年度，煤之產量，可達二千三百八十一萬噸，鐵之產量，可達一百卅一萬二千噸，銅之產量，約達五十萬噸，主要產地，即在該省。全國重工業，應立於在東北，而發展重工業之基本區域，則為遼寧省。再者遼寧之油頁岩儲量，據日人估計約五十四億噸，在此廣大煤層上面，掩有厚一百米至一百七十米之油頁岩，其含油率平均為百分之五。五，品質極為優良。此外，鞍山屬中有菱苦土礦，營口及海城附近，產量甚多，硬質耐火粘土及軟質耐火粘土，本溪，煙台，五湖嶺均有出產，而鉛，鋅，銅，金，銀，水銀，滑石，苦土，石灰石等，在東北產量亦富。由此可知東北不僅能發展重工業，即振興輕工業原料亦豐富，條件亦具備也。目前雖多處為共軍據佔，然政府應有所計劃，一俟和平，即按計劃施行所有鐵路，礦山，及國防重工業等，似應由政府出資經營，對於民生工業以及私人企業等，加以獎勵，或施以限制。充裕民生，榮東北，須從此處入手，固不應臨渴而掘井也。

(2) 華北華東華南工業情形 河北縣縣，膠濟路沿線之淄川，博山坊子，津浦沿線之灤縣，賈汪等處之諸煤田，質量均佳，而晉省濼澤煤田，及與冀省交界之太行山麓煤田，皆華北產煤之最有名者。至於鐵，華北產亦多，如察哈爾之宣化，龍關，河北之赤縣，井陘，山東之金嶺，濟南之信陽等地，均全國聞名，在華北之煤鐵儲量及產量，既

甚豐富，則發展重工業，最有把握。華東華南及華西各地，致力於輕工業各方面的發展。蘇北川鄂一帶土質肥沃，亦以產棉著名，能植棉講求生產，廣植美棉，則吾國棉工業前途，定有希望。華南浙江之蠶絲會受限制於日人以致萎靡不振，失業者眾，最近應就餘杭一帶而加以研究改良，或就日本所獲得之良好品種，着手飼養。浙江一帶湖桑，不許砍伐，並獎勵種桑，則絲織工業亦可發達；機會難得，宜急起直追，觀前世界日蘇市場，吾人定可取而代之；否則，坐視因循，不任百端應辦事業，永不能舉辦，即不問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衣食問題，亦將難以解決矣！此外，蘇魯皖川等省，亦應廣種小麥，發展麵粉工業，以利民食。西北各省，多油田，如自甘肅玉門附近之老石廟油田，及烏蘇油田，永登油田，陝西或熱河油田等處，先行着手擬定一五年計劃，預計將來全國可產油若干噸。在抗戰期間，政府為增加石油產量，以配合抗戰與建國，擬定計劃如下：(A)老石廟油田，共建設步驟，為第一年暫不開井維持舊井十口，至第二年再開鑿新井，至第五年底，可有產油井九十五口；而玉門附近，至第九年後，每年能產油九萬八千五百噸。(B)烏蘇油田，宜加乾井，第一年仍維持舊井，第二年後每年打十二口新井，至第五年底，應有井二十四口，可產油一萬四千四百噸。(C)永登油田，第一二年內施行查勘，第三年開始鑿新井，至第五年可有油井二十六口，可能產油十萬九千二百噸。(D)陝西或熱河油田，第一二年施行查勘，第三年則選擇較優良地點，從事開採，則至第五年可有油井二十六口，年底產量為三千九百噸。此外，四川之鹽井區，石油之儲量及產量均富，東自巴縣與江津，西至樂山與犍為，北抵仁壽與資中，南迄自流井與貢井，似亦應在最近積極加以查勘開採。又陝甘新邊區一帶，油儲亦富，出油成績，將更為可觀。我國錫之分佈，多集中於江西，湖南，廣東三省交界之處，錫之分佈，集中於湖南新化縣之錫礦山，錫則產於雲南之箇舊，鉛鋅錫則產於湖南之常寧與湘潭等地，而汞則以貴州之省溪及銅仁所產者，最為有名。以上均為輕工業中不可少之原料，至為寶貴。設政府能在各原料出產區，從事建設工廠，大量生產，則我國各項輕工業，定能蒸蒸日上，可為預卜。惟銅與鐵我

頗感缺乏，全國如滇之東川，康之會理（爐廠，通安），川之彭縣，鄂之大冶，陽新以及黔之威寧，湘之常寧，大庸等處銅礦，所含純銅量，至多不過三百萬噸耳。此後我國電機工業發達，需銅之量甚巨，因銅礦先天不足，即使能改進提煉，或設法用他種金屬（鋁）來替代，

但仍感不足，須仰賴外銷輸入，此固勿庸諱言。至於礦之出產，全國以粵之英德，閩之閩侯與莆田，豫之博愛與新安，湘之常寧，川之彭縣與樂山，以及康之天全與會理等地著名。全國礦之總儲量，據估計僅有五千萬噸，而每年出產，在戰前僅四百萬噸，抗戰時加緊生產，亦不過一千五百萬噸，工業中製煉硫酸，非此不可。日本為一島國，且多火山，硫與銅之產儲甚多，希望政府能與之交涉，每年運來若干，作一部分賠款抵償，則有利於我國工業建設，殊非淺鮮。

(二) 工業教育

我國工業，向來落後，從事建設，已如上述，甚為需要，而工業人材，目前在全國各處，尤感缺乏。據某工程師專家估計，全國工業人材，約十萬人左右，以此少數人材，而欲致力於全國工業建設事宜，則不敷遠甚；故當前應積極作育人材，努力工業教育，以適應需要。教育當局早已有鑒於此，認爲工業教育，甚爲迫切，欲建設新中國，鎮定東亞，以及應付未來一切，非從根本上着手不可。根本之道爲何？即提倡工業教育，否則而來談工業建設，乃緣木求魚，高調理想耳，故全國預算內，政府應注意增加教育經費，尤其是工業教育，使設備充實，提高教師待遇，增加學生公費名額，俾教師能安心施教，學生能專心求學；最低限度能維持生活。而每個工學院經常費，亦應酌量增加，俾能足敷應用，勿使學校當局者，因經費拮据，終日愁于應付，掘此注彼，剝肉補瘡。以致使原定計劃與理想，難以實現，極嘆奈何而已。在學校本身方面，吾人應注意左列各點，苦幹實幹，希能爲國儲材。

(1) 教材須適用，並適合學生程度。全國各地大中學程度，因此次抗戰，一般人士均認爲較戰前低落，觀入學考試成績，即可以證明。工科學生，因對數理化有興趣，對工科學科，尤其是國文英文，又稍遜一籌。筆者親見某工校教員，用其曾在大學時所讀過之原文機械原理做教本，來教剛由初中畢業之二年級學生（該校爲五年制專科），學生終日查字典，找生字，因文法及句子構造不清楚，自然書中大意有時感覺還不甚明瞭。試問彼等對該種學科，究竟能獲益幾何？圖窮而後，其痛苦可知。故一方面學校當局對學生英文程度，應設法盡量提高，一方面教師對自己所教教材，亦應細密加以選擇，以求實用，並能適合學生程度。在二三年級學科，能自編教材者，最好自編，參考書不妨採用

原本，但假時時難閱。至三四年級時，則完全可採用原文教本矣。至於五年制工專各科教材，教師應將綱要規定，目標自然在注重適用及適合學生的程度。

(2) 養成學生好研究及自學的精神。學生在校，唯一目的，自應應研究與學習，但他們離了學校，服務社會，或在家庭裏，或在工廠內，由壯而老，都應當保持此種精神。如是在學術上，才有新的發現。故教師對自己所任的課程，應先設法能引起學生對本科發生研究的興趣。其次在教時，應有系統作十分清楚之解釋；平時應嚴緊，勿待考時爲難，否則將使學生感到該項課程太難，以後怕研究，或發覺永不研究矣。一個良好教師，應使學生覺得對他所教的課程有興趣愛發問，歡喜自動的探討「爲什麼如此？」以致獲得很多的益處。將來離校，出而問世，仍愛研究與自學，此種精神，到老永不改變。這樣，我們教學目的才算真正的達到。

(3) 重視工科學生的衛生與營養。學生身體，是他們唯一而寶貴的財產；學校當局，對於他們的衛生與營養，總應隨時加以注意。「敬」與「育」是有同樣的重要，否則「多病」或「面有菜色」，將何以求學？更將何以擔負未來工業建設的重任？故工科學生的衛生與營養，較其他學系的學生，尤應重視和顧及。校中對於醫、衛生方面，須有完善的設備，絕對不容忽視。在飲食方面，除清潔以外，仍應注重營養。國家對工科學生設有「公費」名額，完全是珍惜他們，用意至善，而他們自然也應有以「自珍」和「自惜」，努力以求上進，竭使國家對他們失望。

總之，我們對工業建設與工業教育，應有一種新的計劃和新的設施。我們是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從今天起，要立志努力，迎頭趕上人家。經濟萬分困難，但百廢待興，日人在東北，華北及全國各地所投資之各種工業，能開辦生產者，當繼續開辦生產；同時應積極歡迎外資的遺調及門戶開放的原則，對英美蘇及其他國家接洽巨額的投資，以利各項工業建設，但不可不損我主權爲原則。往者不諫，來者可追，讓我們按照既定的國策，揮着汗，踏着步，向着工業建設與工業教育這兩大目標前進，目前滿天的陰霾，雖有消散的一天，但保證國家經濟命脈的工業建設，和百年大計的工業教育，決不應不未雨綢繆而加以全盤計劃，逐步實現，有志從事於工業建設與工業教育者，定不河漢斯言。

生活的力量

師範學院副教授 陳幼蘭女士

宇宙間一切有生命的東西，自從他的生命開始之後，就有他的生活。生活到不能再生活的時候，就是生命的終結。所有的生物都是為他的生活掙扎，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長。世界上有千萬種的生物，大別之為動物與植物。就動物來說，有的朝生暮死，有的即生即死，有的活到幾個月，有的活到幾十年，甚至活到百年千年，此中情形自有生物學家去研究。就我們所知道的，生物之所以不滅，就是因為他能傳種。其中受淘汰的也不知有多少。

荒古至今，宇宙究竟已有多少萬年的存在，我們只能推測，不敢確定。考古學家曾發掘十萬年以上之太古地層中原始人的遺骸，由此推測原始人類的文化遠在十萬年前。追溯人類歷史的起源，據可靠的說法，自石器時代之末期以至於今日，已有二萬五千年。確實的說，人類的歷史不過是五千年至七千年之間。然而在有歷史以前人類已有相當的文化，在這原始的文化以前，地球上已有人類的存在，這是毫無疑義的。人類的老祖先究竟是亞當與夏娃，還是猴子變來的，生物學家與宗教家，各有各的論調，這問題至今不能解決。總之我們的老祖先是「人性的猴子」，也是「猴性的人」，今日聰明的考古學家就名之為「猿人」。「猿人」第一對夫婦的名字是否叫亞當與夏娃，此處不必細加追究。若說亞當是上帝用泥土吹成的，夏娃是亞當的一根肋骨做成的，這未免太近於神話。然而宇宙的玄妙，我們實在是不能否認的；而且生活的意味，也正在此玄妙之中。

根據地質學的研究。當地球正在炎熱的時候，牠的表面為大霧與氣所籠罩。最低和最早所成立的地層中僅包含岩石而沒有生物存在的遺跡。其餘較後成立的岩石都是水成岩，是由河流沖入於第一次的海的泥沙所凝結而成的。最後的地層才開始含有有機物的化石的形式。並且此種化石又發現於疊積的各層中。在世界各處相同的地層中，所找到的化石都是一樣的形式，這可表明有機生命為適應周圍的環境而成爲有規則的進化。據吾人知識的推測，生命的原始形態存在於水中。那時候尚無脊椎動物。在岩石所成的長期過程裏的較後一個階段上，我們才可以找到動物由海中分布於陸地上的證據與兩棲動物存在的證據。由後經過很

長久的時期，才是爬蟲類的時期，又經過很長久的時期至新生代才是哺乳動物或脊椎動物的時代。這種脊椎動物又在進化。計時無論如何地在二三百萬年以上。我們可以知道各生物形態的逐漸進步或進化是很緩慢的，不過最初的變化極其微小，不易覺察罷了。

由侏羅系(Jurassic)的接續層中實際考查的結果，可知種族變化的過程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達爾文的進化論實在不是空說的，不進化的生物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終久必然受淘汰的。求生就是生活的動力，因求生而不得不求進步，不得不求進化，乃是生活的原動力。吾人因此原動力而有科學之發明，而創造人類之文化。

翻開歷史一看，人類至今不過是五千年的歷史，科學的新發明乃僅二百年的事。人既是有靈性有智慧，最進化的動物，他就應該漸漸脫離原始的野蠻性而向真正的文明的道上去進行。人類之所以自相殘殺者，實在是因為沒有脫去自原祖帶來的「獸性」。科學的發明固可增進人類的幸福，增強生活的力量，然而人類不肯利用其智慧去培養生命的源泉，實在是可悲傷的事。人若能反躬自問，他必會覺悟的，必能免除量間不少的紛擾。今日吾人處此大變動時代，應當怎樣琢磨自己的精力，方不致被狂風暴雨所捲走。社會的力量是個人造成的，個人影響社會，社會亦影響個人，互爲因果。吾人欲求社會之安善，生命得以延長，則必先由個人的修養與個人的訓練做起，而後始能脫去獸性，以入文明的境界。

人類除了食欲性欲最低的生活活動以外，還有智慧的發展。動物生來也有慈愛，合群，好鬥，求適各種的本性，這都是他們生活的力量，一直到死為止都不能脫離他們生活活動的能力。動物的壽命因體質結構的動作終止而死亡，因災難而死亡，因與異類或同類爭鬥而死亡，或被人宰割而死亡，在人類的眼中看起來，都無足輕重。動物除了他的天生感官知覺或皮毛爪牙防禦外侮保護生命以外，絕沒有知識的進取。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即在其能有知識。本於思想。人的頭腦能使他有各種的思想。人的知識多半是由經驗和理想而來。歷史告訴我們古人的經驗，科學預示我們未來的生活。思想的活動爲人類生活活動最大的力量。

思想愈引愈靈敏，知識愈來愈複雜。在人類原始文化沒有語言文字之先，人類的生活與其他動物無大差別。人類由天賦的喉腔而發音，而能生語言，起初助以手勢表達他的思想去要求生活上最低的需要。人類自有文字之後始脫野蠻性，經過五千年的奮鬥始有今日之文明。往古至今，人類的生活力量旋轉不絕。昔日人民倡王者之道，主張國必有君，人民思想簡陋，有服從自卑之美德。今則不然，人人好強，有自由平等的思想，倡民主精神。時代的齒輪不停的在進展，由推磨而改良到輪機，不可謂不進化；可惜現時代的齒輪中仍磨出砂子太多，須經過多少次的沖洗，方能有新時代的產生，這完全看我們生活力量發展的程序如何。

今日文明人的生活情形，極其複雜。就每個人的生活而言，人生來就有求生，求適，求美，求知，求愛各種的本能，而且他的欲望無窮，知識愈發達，欲望愈無止境，除了食色欲而外，更有所謂美欲，領袖欲，道德欲，知識欲等等。這各種的欲望能使他轟轟烈烈的成功為偉人，也可以使他成爲土匪盜賊。他的思想當以教育爲基礎，隨着環境而變遷。能受完善的教育，有卓絕的見解，堅毅的精神，富貴不能移，威不能屈的態度，方爲第一流的人物。生活的技能無論是工程師也好，是醫生也好，是裁縫也好，是律師也好，是木匠也好，都是平等的。生活的力量是自由發展的，可以成科學家，可以成詩人，可以成文豪，可以成宗教家，可以成藝術家，可以成政治家，也可以成爲強盜。無論從那方面發展，自始至終，自生至死，人人都有他生活的力量。然而人非單獨可以存在的，而且人的天性也不願意離開人羣而生活的。每個人的生活力量便無形的或有形的，間接的，或直接的，積極的，或被動的，發生於人羣。是以每個人在社會上負有全生命的責任。個人的行動，其重要者有被社會指爲嘉獎的必要。今日人類爲珍惜生命計均醉心於新思潮之追求。當其初，思想固爲純潔，主義固爲良善；及其施行，則因生活情形之不同，地勢之不同，方法之不同，知識之不同。甚至意義之不同，流弊之生，跟冠李戴，原因是缺乏理智與真誠的態度，更談不到科學的精神。西洋人有勸中國人之 Chinesees 者，就是指「莫明其妙」而言。

入捷取之途，即能悅於一時，終必爲人所唾棄。試問國運，宇宙已有二三百萬年的存在，而人類由數千年的胚胎，始產生今日之文明。吾人在世不過數十年寒暑，在此數十年寒暑的生活期中有用的時間固不及其半，由此看來，吾人應該如何珍貴時光，愛惜生命的花朵，不要讓它枯謝了才好。我們應該學習如何乘風破浪在生命的大海中搏扎，我們也應該習怎樣欣賞生命的意味。我們應該認定是非，取藝術家的態度，科學家的精神去培植生命的嫩芽。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者「理想國」認爲理想的國家須由哲學家來管理。我認爲將來的世界須由科學家親自去管理，庶幾知所取舍，不至被奸惡弄的政治家所利用而魚肉生命。一般所謂的政治家亦能就此息武修文，遊覽山川，走入藝術之宮，玩賞其寶貴的生命，方不致鑽心鬥角，作「飛鷹」般的非非之想。人類的文化庶不至有滅滅的危險，人們的生活亦自能美滿，得其所哉了。

本刊經售及批銷代銷辦法

本刊歡迎國內外各書店，出版社，及文化機關經售或批銷，訂辦法如左：

(一) 經售辦法：

1. 凡願經售本刊者，就其認定地區，如省市縣等，認售冊數，與本社直接洽。
2. 凡經售者俱按每冊定價七折，於每月終結付，郵費費俱歸經售者負擔，惟經售者得加郵電費出售。
3. 凡願經售者，須先繳保證金，其數目照認銷冊數定價之五成繳納之。冊數與定價調整時，照比例通知補繳保證金。

(二) 批銷及代銷辦法：

1. 凡願批銷本刊者，須先付足書款及郵費，可按定價七折優待，惟每本最少以上冊以上爲限。
2. 凡願代銷本刊者，經妥實友人或平津兩市妥實舖保者，可任本刊代銷員，俱按定價八折優待，每月終結賬。
3. 本社出版之其他書刊，或不同合訂本俱按上列辦法經理之。

讀者論壇

中韓合作與第三條路

韓國革命者 李忠模

蕭先生是我所敬仰的中國人士中的一位，我與先生晤正在日本降後。中國建設問題，韓國獨立問題，進而東方整個問題，都是美蘇兩大強力求掌握左右；甚至中韓兩國領導者及人民，向美蘇不敢過問自己國家之命運。予亦韓國之一個革命者，在此環境中，至死不顧美蘇之命運。予亦韓國之一個革命者，在此環境中，至死不顧美蘇之命運。

蕭先生之第三條路。適有深知之苦衷的一位中國名士新宗岳博士，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過中國各有名的大學教授；抗戰八年中國，在平津地區流亡，從事地下工作，他予會見蕭先生。蕭先生，是前燕京大學的秘書長。他要為中國之將來而尋找第三條路，予極願與他會見。余首次會見蕭先生是是調人馬歇爾之工作幾近失敗之地的時候，也是愛好和平之民衆，及愛國愛民之士，失色焦燥的時候。會見蕭先生似乎憂色滿面，向予詢問：「貴國有早日完成獨立建國之第三條路嗎？」我不容氣，不躊躇，回答道：「我們與美蘇由韓國撤退之第一他問：『何謂第三條路？』我答：『人皆謂美國是民主主義路線，蘇聯是共產主義路線，我們是民族獨立自主主義路線正是第三條路。』」

蕭先生似有把握，我答：『我們先向國際友邦表示被美蘇分佔韓土不能獨立之理由，次求中美之好意，組織如中國之國共美蘇分佔韓土不中美韓三人小組，則可解決韓土之三八線問題，而產生一過渡政權。』蕭先生笑而問曰：『中美蘇韓四人小組如何？』我答：『那亦很好，但蘇聯可能以不拘束韓國人民自由意志之理由，能放棄參加權。』蕭先生問：『李先生，爲第三條路，你現在正做些什麼工作？』我答：『蕭先生欲實行三種計劃：一、創辦建國幹部訓練班。二、發行中韓合作之工具雜誌。三、組織中韓合作之經濟機構，以此願作中韓第三條路合作之工具。』蕭先生讚曰：『那是很好的意思，將來我們以可能的方法互相協助。』我答：『極希望如此。』從此我時常欲聽蕭先生的意見，然而好久得不到機會。今年三月，印度領袖尼赫魯發出在印度召開亞洲會議時，我直感是印度取機先爲亞洲民族之第三條路而出發，蕭先生亦是與予觀點相同。這在蕭先生論文中可以見到。他主辦的現代知識半月刊，雖然是有幾分倡導第三條路之工具。我讀蕭先生論於第三條路之論文。

至五論，字字中肯，飲佩之至。但是蕭先生雖然發見第三條路之途徑，還未發表其如何走上該路之計劃與方針，希望蕭先生既已有了工具，要早日着手實行。我私信蕭先生無不無七年之病，三年之艾之嘆，第三條路，原本是不待開創之路線而是自然存在之路線，只是凡夫不能行而志士能行之。楊墨之世孔子行第三條路，富貴之世釋迦行第三條路，之世耶穌行第三條路，上自堯舜禹，今至孫中山，列寧，莫不在其時，導第三條路。在革命勢力分散而不能收拾，國際強力來干涉中國之時，中山先生提倡聯合俄共，增強革命力量，可謂當時之第三條路。第二國際參加侵略戰爭時，列寧反對而覓取俄國革命之可能，亦可謂當時之第三條路。世人或不分第三條路與中間路線，吾人則確知其不同。中間者是見時宜而歸依一方，所謂機會主義。至於真正之第三條路，尤執厥中主義，即自然存在之其路線，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吾人則確知其不同。中間者是主線，即自然存在之其路線，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吾人則確知其不同。中間者是私利，而使民衆走入歧途，此是第三條路，然而現代所謂領袖革命者，遇與執政之時，其地走向外延，非其本意，所以及領袖們途因革命者，時與執政之時，其地走向外延，非其本意，所以及領袖們途因革命者，三條路，龍王爲人，長經烏龜，可與共患難，所以及領袖們途因革命者，弱第三條路，就等而人，長經烏龜，可與共患難，所以及領袖們途因革命者，濟的三條路，就等而人，長經烏龜，可與共患難，所以及領袖們途因革命者，臣南之善鄰之道，德業相勸，遇失相親，禮俗相交，思想相救，以此能，各部門之舉動，都是先生國際性，中已舉現，代之政治，更化經濟，以此能，如果蕭先生與有志人士發起共謀組織中韓合作之機構，構，進而組織成亞洲全通之合作機構，來共謀全世界人類的和平與幸福，豈不是一件偉大的事業！

民國卅六年十一月日

討論

中國經濟改造問題

南開大學達仁商學院教授座談會

出席者：安實能，趙秉民，丁洪範，關吟，沈 隨，楊學璽，
顧吳壽，胡敬之，楊生茂，馮忠廉，蕭正，諸位先生

日期：三十六年十二月七日 地點：天津達仁商學院

蕭：今天我們聚集一起，討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經濟改造問題，其中尤以我國應採取何種路線，最為重要。

丁：自民國十六年來，政府在經濟上無一定的方針，也可說是無經濟政策，可是就另一面看，又好像政策很多，差不多天天有經濟政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往往互相衝突，效率對消，例證正多舉不勝舉。

本日所討論的問題甚為重要，且最基本，經濟改造政策制定後，則有根本的政策，然後將依改造方針作爲基礎，便可代替一切治亂政策。

國內戰爭也可說是經濟制度戰爭，現在國內各黨派自私自利，爭乃戰爭主因。若政府能採取合於時代，適合大多數人之制度，則不致有大亂。

至於何種經濟制度爲合宜，中山先生業已說明，對於中國經濟制度中山先生已經詳加計劃，但中山先生逝世後，無人實踐，所以設計

許多問題。抗戰前幾年，中國政治及經濟制度曾採取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主張成立一 *Conscience State*，允許有階級存在，但力求階級合作，反對階級鬥爭，所以法西斯國家不許罷工。我國在抗戰前幾年採取其制度，現在在手段上仍沿用之，但法西斯提倡國家至上，國民生活水準亦因之提高，現在法西斯雖失敗，但我們仍不能抹煞此點。就此點言，我國又不像法西斯，我們可以說，在手段及目標近之，在實踐方面則不聯同。資本主義國家提倡自由競爭，個人首先謀取財富，發財後，再從事政治。可是在中國又有不同，個人每假借軍政力量以取財富，與資本主義之作風大相

勳。那麼，中國還是實行民生主義；其實民生主義爲緩和的改革辦法，民生主義以共產主義爲目的，又爲實行共產主義之手段。所謂大同世界即無國家，民族主義亦僅爲其過程。實行民生主義首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節制資本之原意爲發展國家資本，限制私人資本，但現

在情形又不盡然；例如中紡公司不願出賣，應歸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及合作社經營，現在出賣不爲經濟，而只爲財政。共產主義有人在這實行，可是，是否合適中國環境，是否犧牲太大，也是問題，且種種主義到中國後即行變質，現在所實行的是不是真正共產主義，又是問題，那麼現在所實行的是什麼？現在所實行的無政策之政策，現在假借黨對黨勢力及外來資本力量，一邊自己亂，一邊自己地位淪落爲半殖民地，這是很危險的，所以與國際經濟界發出警覺，督促當局，當局也會看風使舵的。

蕭：談改造就是不談現實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發達，財富則不均，同時引起失業現象，所以對於資本社會有人提出改造。就經濟言，改造應着重兩方面，一是生產方面，即提高一般的生產能力；二是分配方面，即在分配通盤考慮爲少數人所獨佔，但最少給予人民一個最低生活水準。

至於何種制度合適，又當討論。資本社會

中，自由經濟學認爲由個人的努力提高一般生活的水準，就生產方面還可解釋，但就分配說，就不免有浪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集中於少數，雖然能有大量出產，但就整個社會看，在人力及資本方面，俱有浪費，所以在分配上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合適。

在戰前德義及現在蘇聯，國家在生產方面有一目標，依照一定計劃去執行，但因自由國家執行，故失去個人的勞動力 (Efficiency)，因之亦失去工作效率。蘇聯用兩種方法提高效率：(一)從工人方面着手：鼓勵工人生產，政府說明工作對象是爲工人自己，爲國家，爲後代子孫，生產利潤決不被任何人剝削。(二)從負責方面着手：政府督促負責人盡力執行既定方針，不容忽忽，不然，則科以重刑。在分配方面，蘇聯沒有地租問題，雖然有工資，但用爲增加生產之工具，雖有利息，但用爲鼓勵儲蓄，增加生產。就社會觀點來說，在生產及分配方面，蘇聯較美國進步得多。不過，每個人吃飽飯，還要講話，在資本社會中，許許多多，不管吃飽；可是怎樣又管吃飽，又許許多多？英國社會主義路線倒可以走，我邊社想用緩和政策把現行資本主義拖倒，現在雖然困難倒的時期還遠，但英國却正在作：例如利用國有政策及租稅政策使財富平均。一九三七至一

九三八年英國所得稅有四千磅以上者約八萬人，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四千磅者不到三萬人，反之所得稅一千磅者大大增加。

中國經濟向無政策，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我們爲什麼要談經濟改造？即爲謀定經濟政策，爲使大家都有飯吃。若欲使大家有飯吃，就得：(一)發展國家資本，(二)改革租稅政策。現在中國租稅負擔全在老百姓身上，必須求其改革。最後，人的問題亦很重要，無論多麼良好政策，若執行者腐敗，也決不會成功的。

胡(敬之)：中國問題在掛羊頭賣狗肉，言行不一致，人的問題比事的問題還重要。

鮑：人的問題很重要，關係經濟至爲巨大。改造是技術問題，政策最爲重要。中國爲農業國家，本應沒有「危機」。現在中國經濟思想，極其低落。同時人民教育水準不高，病由命，不知反抗，結果還是窮。另一經濟病症是財富集中於少數人，大多數人無法活。此種現象勢須改造；至於共產則不談改造，主張翻倒。

中國有錢人佔少數，拚死於饑餓線下的貧苦人佔多數，其餘則爲小康之家的中等階級。故改造方針應爲(一)不讓有小人壓水摸魚，或把摸得的魚拿出來，(二)扶持貧苦人。就

道義及社會言，貧苦人是必須扶持的，(三)安定中等經濟階級。此階級包括所謂小康之家，有公教人員，職業人，技士，商人等。階級說，中等階級人可以安定社會，積極說，可以改造社會，所以安定中等階級，至爲重要。美國扶持有錢人，但應沒錢人過得去；共產主義則扶持下層階級，英國用國有及租稅政策使有錢人，安定中間人，用緩進方法，實行經濟平等，似爲應走之路。現在英國人民生活再苦，人民亦能忍受之，因他們面前有希望及理想，中國現在苦，苦得無前途。

袁：美國路線也好，英國路線也好，蘇聯路線也好，都不壞，其實把蘇聯政策搬到美國去作，也不會變壞。我們的民生主義也不壞，可是我們幹什麼都不行。其實中國要好，比其各國都容易，看蘇聯受多少犧牲，費多少事，才弄好。

楊(學通)：資本主義制度，共產主義制度，法西斯主義制度，那實行得好，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則下在日本也實行得很好，路綫問題沒關係，還是實行問題最重要。實行時有二要件：(一)社會環境必須安定，政治必須清明。(二)人才問題，亦須求解決，如果這些問題有辦法，那麼其餘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完)

現代知識

以現代的精神開自由的門；
以超然的立場說公允的話。

內容豐富坦實！
歡迎直接訂閱。

人人一愛讀
人人一要看

繙譯

我是一個「男」的戰時新娘子

比利時人 亨利洛查
本刊駐穗記者 伍惠亞女士

……我的太太走上前去微笑地對班長說：「班長，他是我的戰時新娘。」

這事的起頭就是因為我遇見了一位美軍醫士，當我在比利時政府當一個聯絡官審判德國戰犯時。意外地被汽車撞了，就被送到一個美軍醫院去，就在那裏遇着了加美蓮。

我出了院後就從比國軍隊裏退了伍，回到紐約去當美國軍部的一個雇員，加美蓮和我就在那時訂婚了。

我們頭一件難題就是如何獲得美軍當局的結婚許可證，這不是向一個女子的家長求婚一樣，當面就能知道可否，我要填寫五份履歷及我們的正式結婚請求書。兩個月後批回來了，內有：「亨利洛查，品德及資格均合格，與美軍結婚，尚不致有不良之影響，理合照准。」等語，因為我們想在最近期間到美國去，所以我們存於近美領事館打聽入境手續。四個月後我收到一封回信：「……根據公法第二百七十一條，戰時新娘條例，辦理入境手續……」我的厄運就此開始了！

拿着這信，我到我自己部裡請求申請書，但竟遭拒絕，因為他們說在美軍條例中並無關

於男的戰時新娘的條文，因此我只好讓我的太太試試在她的部裏申請，結果美國軍隊就把我當作我太太的家眷了。

加美蓮把我的申請書送到部裏六個星期以後，一封叫我非常詫異的回信來了，信封是加美蓮上尉轉交亨利洛查太太（指我而言）。信的內容：「太太：根據你丈夫（指我太太）的申請，本部認為你可依照美國戰時新娘條例入境，附上表格一份請速填寫……」表格裏包含我個人過去的歷史，並要知道我是否懷孕，身孕幾月？

兩個星期後，我接到一個通知，叫我到戰時新娘部報到，我的太太便陪我到戰時新娘部的旅館去，在那裏的男性，如非嬰兒則是上校，領日官檢查他的名單，計有：戰時新娘一百三十九人，戰時新娘的嬰兒一百二十六名，戰時新娘的狗九隻，戰時丈夫一名。我不以名列狗後為恥，因為最低限度仍被認為是個男人。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叫我回到比利時去辦一

張護照。二個星期後，我把護照辦好了，他們又告訴我，依據公法第二百七十一條，這是不必要的！

有一天我接到通知，叫我到美軍駐紮區第一號樓房去住，可是領班班長說，那是美軍官佐的宿舍。我雖是盟軍後備軍官，實在只能算是美軍眷屬，所以他叫我到第十號女眷宿舍去。領班的女班長，看見我進來一條漢子，嚇得大叫失聲，我急急解釋原委，女班長決定叫我到第九宿舍去問問。那裏一位當班的中尉，聽了我的故事，捧腹大笑，却准許我有一隻睡牀。半夜裏進來一位班長，咕咕嗚嗚地把我從牀上抓出來，因為我不是美軍，恐怕查出來他要負責，可幸我那時已學會了幾句下流英語，再跟他來個不理，他也無可奈何了，可是翌晨，一位主管班長說，如果我不搬出去，恐怕要被押起來，我問他附近有無德國飯店，但他說我既是美眷，却又不許在美國駐紮區外居住，正在這左右為難的時候，那位友善的中尉回

（以下接第二十九頁）

我所見的牛津

【完】

清華大學教授 盛澄華 譯

就上述所述，我像是指摘牛津的教授們不應如此：但這却不是我的居心。對牛津的教授以及他全部的生活方式我唯有深沈的敬意。的確目下流行於美國的對教授的觀念和英國式的可說截然不同。但早年在我們這兒，像已往那費羅之類的人物當着教授時，人也還照找到英國式的觀念；那時教授還被看作是可愛的一種人物，雪白的鬍子一直拖到胸前。他慣於茫然注視着校園，像他自己置身在世外一般，如果你向他點頭，他不會正視到你。關於錢他一無所知；關於商業，他更莫名其妙。他正配像他的董事們得意地稱呼他一樣是「一個赤子」。

另一方面，他自身中知識的寶藏可謂無底地淵博。這全賴學問對任何人絕無任何實際的或商業的利益可言。它的功用在於濟度靈魂，開拓心胸。

在這樣一羣教授之上有一個鬍子更白更長，腦筋更恍惚，對錢，對商業，對實際的事務毫無所知的人物。這人他們推他為校長。對這一切在美國已都變了。大學教授如今已成為一個忙得奔走的人物，他已盡其地做到和一個商人相差無幾。所模倣的是一個實業家的風度。他有一個小小的地方，他稱之謂他的「辦公室」，一具打字機，和一個速記員。他坐在那兒，口授他的信件，按照最道地的商業格式起草：「接奉上月八日大札，所稱云云。」他寫這些信給學生，給同事，給校長，的確給任何願意和他通信的人。他每月所寫的信件加以統計，藉此增進他的聲譽。如果他所寫的數目可觀，他會以「行政人才」聞名，而好差使可能落在他的頭上。他很可能被邀脫離大學而在一家肥田公司或是一家廣告公司擔任「一個行政人才」的職務。其人，總之，是一個「活動分子」，一個「廣告員」，他最高的目的是成為一個「實際家」。如果他不是這路人，他立刻會受到董事會的解聘，或是用一個商業上的名稱：「開差」，而這些董事們自身就是「活動分子」與「實際家」。至於教授的靈魂，他已再無考慮的必要，由於已和其餘一切一併交與評議會去辦理。

美國的教授對付他的學生們完全憑他已的主見。他的職務是在一定的地點用一定的步伐追逐着他們像追逐着羊羣一般。他們紛紛擁過欄，教授就用着一套「測驗」與「背誦」，「分數」與「點名」，在那兒追逐着他們，這全套工具顯然是從一個實業家的工場作息表上抄襲來的。這種方式即是所謂「證明成績」。而過程的速度勢必採取最緩慢的

，以致我會聽到它。皮普先生嘆之謂「僵死的教育制度」。

積五十二年的深思，我認爲這制度本身就隱藏着毀滅的種子。它鼓勵愚庸而貶抑天才。它限制了心靈的自由，而這却正是學術專員的精神。如果我們執迷不悟，很快我們會發現真正的學術將和我們的大學絕緣，而退隱到少數切問好學之士的身上。

而我之所以不能不欽佩牛津，其主要的理由也就在於這地方至今還未曾沾染到「成績」，以及執迷於可見可驗的「效率」。牛津的整個制度着重於鼓勵天才，而對愚庸之輩則聽其自便。對愚庸的學生，修滿年限以後，牛津便授以學位，而這學位除了表示他曾在牛津居住，未犯過失，其他別無意義。而這也就是社會所要求於多數學生的。但對天才分很高的學生，牛津貢獻優異的機會。他不必猶豫彷徨守候最後的一隻羊跳過圍欄。他毋須等待任何人。他可以從已所好儘速前進。如果他有任何超群出衆的才能，他的導師贊同他的研究，會加意對他噴烟直噴使他激發出光輝。因爲導師的靈魂不必爲督促愚庸的學生以及在課堂中存在着被逐的警惕而致精疲力竭。美國的教授無暇去操心一個聰明的學生。他的時間都寄託在他的「業務」，他的信件，他的行政工作，他的組織才能，以及日後晉升到一個肥田廠去的希望上。但這一切耗盡了他的精神。一個有天才的學生對他只不過是一個不找麻煩，能通過一切「測驗」，而在「背誦」時向不缺席的學生。這樣的一個學生如果能被訓練成一個活動分子和一個廣告員，自然也不難「成器」。但除此，教授對他別無期望。真世不易的平等原則已應用到不是它所能應用的場所，因爲這兒唯有不平等才可保有一息生命。

美國或加拿大大學的董事們想到教授們可以顯赫不事工作，獲得優厚薪而吃現成飯，當會驚惶不止。而這些却正是唯一值得可取的教授們！我的意思是這些人可以用適當起生活中廣泛而一般的使命，他們的新給至少被保證到他們直終天年，他們的工作範圍則絕對聽任他們自己的本性與愛好。這路人是難得的，但找到一個就抵得上十數的「行政人才」或是成打的「組織人才」。

由此愚見以爲牛津的優點實基於它工作體制特殊的廣泛性。它以這假定作出發：教授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唯一的興趣在於他自己的工作範圍：範圍一個學生，或是至少真正爲大學所重視的學生，則是一個求知

豐富的青年，這是一種古老的中世紀的態度，很久以來在更現代化的地城已早被埋沒在所謂進修教育，國有教育，知識民主化以及捨本末末棄玉留金之類層疊的地層下。無疑，在較新式的地方，這已不足為奇。盛行於美國的高等教育主要在造就進身牟利的職業時所需要的資格，而並非為它本身的目的。但在牛津，人們還可以看出一種更高尚的組織，一種更高貴的靈感所保留的輪廓。

統觀全局，我所得的結論是在牛津的生活中，必然有它足以促進學術之點。閉着他那師的烟味，吃着亨利第八所建的廚房中的伙食，睡在長春藤的擁抱中，做學生的顯然受到某種不是輕易在美國所能獲得的東西。愈想這件事，我愈認為這是睡在常春藤中的功效。這和我所回憶的學生生活是多麼地不同！

三十年前當我自己是多倫多大學的學生時，自始至終，我接連住過十七個不同的寄宿舍。就我所知，這些宿舍未曾會，或是至今還未曾被留下紀念性的標誌。它們還可以在麥考街，達西街以及聖巴特里克街一帶找到。任何人如果對我所要說的話覺得可疑，不妨跑去看看。

我當時並非一個人過着那種遊牧生活。我們中九百個人都同睡不等地從一個房間的住所遷徙到另一個。通常我們總是兩三人共一間房子，有時也一個人住。我們在地下室中進餐。我們總有經過某種烹調的牛肉，而桌上總有蘇打餅乾。當時在多倫多的這些寄宿舍總備有某一路牌子的蘇打餅乾，這在以後我就再沒有見到了。這些餅乾比喂狗用的餅乾強，但鬆脆則還不如。和我同時代的人們一定都還能記得。今日多倫多主要的律師以及其他各業的專家們大多都飽嚼過這種餅乾。

在我們當時所過的生活我們根本談不上有任何大規模集會的機會，我們沒有會談室，沒有閱覽室，什麼也沒有。我們從來不見雜誌，我自己連一些雜誌的名字也不知道。我們唯一可以交換意見的場所只有大學的閱覽室，蒙厄爾旅館，想找人談話只能跑到那兒去。

我不憚煩地提起這些瑣事的瑣事，目的只為讓人相信當我談到學生宿舍以及學生宿舍所賜與的多方面的生活，我確求以事論事。

如果當我自己做學生時我在多倫多已有像牛津那種學生宿舍與宿舍生活，我不相信我會就此畢業。我一定還會留在那兒。所難的是我們新大陸上的這些大學都還剛開始覺醒到大學之為大學的這一觀念。過去這些大學的規模與組織雖很可觀，但都把大學認為只是遣送青年去受教育。一本知識以及上堂聽講的一個地點。學生予人的印象是形容憔悴，開著一「夜車」，菜色的面龐貼着書案那樣一個人物。如果你對他有些興趣，你送他一本書，如果你想多給他點恩惠，你送他一筆零費。如果

還想更進一步對整個大學有所貢獻，你捐贈一筆獎學金，而讓成實或真多的蒼白的學生們徒勞地用功去獲得它。

學生所真正需要的是生活以及他四周的環境。一切他真正所學的，從或種種意義說，全憑他已智力的自由應用而學得的，而不是作為一個被動的聽講者。而這種自由應用中他最切實的莫過於學友間一頁面與密的接觸。學生間必須共起居，共飲食，共切磨。經驗告訴我們藉此他們的智力才真能日漸成長。而他們必須有合理而舒適的宿舍。他們必須在一個大寢室或是食堂進餐，寢室頂頂的是橡木的樑柱，寢室四周窗戶上的是彩色的玻璃，這兒那兒是佈着層層或是碑狀的標誌，為的時時提醒他們歷屆輩出的人才，他們留下了值得大學來紀念的他們的芳名。如果一個學生要求他的大學所應給他的東西，一所大學宿舍以及由此產生的學團生活是他絕對應得的權利。一個大學而不能供給他這一點，那裏是對他的欺騙而已。

如果我來創建一所大學！而我說這話實具最大的誠意！我第一要事立一所宿舍；繼後，當我手頭更有一點錢的時候，是一所最優的閱覽室以及一個圖書館。再以後，如果我還有富餘的錢，我就請一位教授以及購置一批課本。

本文所述大部分都不斷地在替牛津歌頌而對我們美國的大學很少贊同之處。因此我樂意地折回到更愉快的一種任務來指出牛津與夫一般英國大學制度的缺點，以及我們美國大學遠勝英國大學的方面。

問題是亨利第八已過去。英國人寫亨利第八以及九百年前其他偉大之輩對大學的貢獻覺得那樣地引以為榮使他們反忘却了目前。與當今正在興建美國與加拿大各大學的州，省，以及個人種種慷慨的樂助相比，英國可說絕無匹敵的論地。在美國與加拿大這已不足為奇。但由於其種古怪的偏見，英國人讚嘆或鄙視兩面主義，亨利第八以及瑪格麗特王后所贈的，而毫不理解當今的武爾登主教長一流的人物即是所謂卡內基，所贈洛克聖勳，所贈麥克唐納。芝加哥大學建基於油業。麥克唐納大學有賴於烟紳。在美國，商業與實業界為謀高深學術的進展樂於捐出可貴的禮品。在英國，除了少數顯赫的例外，如在布里斯托爾所見一般，其他則得不再求另有大規模的貢獻。

久後這將成爲問題。關於牛津所談論的種種改革，所提出的對美國方法的種種揆度，我認爲其中唯一可取的即是簡縮幾位巨富。附送我們以每個一百萬磅計值的獎學學位，而促起他們想像自己就是亨利第八。我忠告牛津如果這事不能做到，恐怕這地點也就再難維持過二百年。

美國女子大學的女校長

美國亞尼維尼
亞學院運籌系 孫守全博士

緒言：四年前金慶女大的吳勉芳校長在麻省理工對中國同學演講時，我曾在介紹詞中說：「中國不但需要金女大的擴大範圍，並且需要增添幾十個同樣的女子大學。同時其他男女合校的大學也應當添增女生名額。」在當時雖與校長說，金女大的學生不過三百左右，還在歐美稍久的人看來真是比不上一個美國的較小女校。在今日全國的中國女學生恐難超過二千人（僅就在校者計算），在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數目實在太少。中國的多重困難，在報紙上我們看到的是掛名男女分校，而未見到充實婦女教育。十月二十七日的生活雜誌刊登關於美國女大女校長一文，因覺其含義深遠，對於祖國婦女教育的發展不無裨益，故將其大意譯出以供國人參考。結女在建國中所負之任之重大將於最近期間另文述之。

光榮的奮鬥史：今年秋季美國在大學求學的女生在五十萬人以上，她們不但享受着優美舒適的大學生活，並且覺得女子進大學是人民的天賦權利，沒有什麼值得稀奇的。大學畢業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要結婚，有的因為家事繁忙沒有工夫和母校作密切的聯絡，有的仍然對母校的事深加注意。這是今日美國女大學生的情形，四十年前和現在完全不一樣，那時美國大學念書的女子是被人視為古怪的，社會用懷疑的眼光看她們，親友對她們歧視，男子覺得她們難弄，而又缺乏女性的氣質，當然不願和這樣的女子接近，更何況結婚乎。那時美國大學的女生多因此而失掉了結婚機會，那些大學的女校長當然更受社會攻擊。故當時的女校長多是道貌岸然，意志堅強，不辱浮論而又勇於受社會的鬥士。今日的女校長們因環境已變故多是幹練而又和藹可親的人物，她們和她們的女學生一樣是到處受歡迎。現在美國最有名的女校長有四位，瓦沙大學(Vassar)布蘭丁女士(Barbara Blodgett)，邦那德女大

(Barnard)的麥克任托西女士(Millicent McIntosh)，威爾萊女大(Wellesley)的麥克菲女士(Mildred McAfee Horton)，麻薩諸女大(Bryn Mawr)的麥克菲女士(Katharine McBride)。她們四位是美國今日女子教育界的四大金剛。美國女子教育發源在一百年前，在彼時婦女備能在很簡陋的私塾班內(Private Classes)得點普通教育。就是少數的幸運婦女也僅能進女子講習學校(Freshing School)學些音樂跳舞，中詩，及繪畫而已。在當時女子是絕對不能與男子受同樣教育的。當時的教育家認為女子體力不全，體弱太小，理解力薄弱，又易用感情，故不適於求學。這種守舊的理論非但沒有阻止女子教育的前進，反而引起婦女們的苦鬥心緒。一八二〇年威拉德女士(Emma Willard)在紐約創建兩所女校，比切爾姊妹二人(Catherine Beecher, Henry Ward Beecher)在麻州及與海沃州創建女子學校，同時更有昂昂女士(Mary Lyon)奉教授所得領袖星期七角五分，而立志建學。沿門募捐，類似中國的武訓先生，最後籌得兩萬七千元，乃於一八三七年創立孟侯留女大之基礎(Knox Holyoke)。威，此，畢教女士可謂美國女子教育的開國元勳。經其提倡之結果，社會浮濫漸消，風氣頓開，各州紛紛創設女校。全國中學招收女生，而大學之變原仍依然，拒絕女子進大學與男生同受高等教育。一八三三年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首先招收女生，試驗結果圓滿，各大學乃默然承認過去之執迷頑固態度不合教育原理，而大開門禁，(哈佛大學雖亦抗拒女生之侵入，其防禦最近亦被女生衝破，由一九三五年至現時止該校已有許多系允許女生參加)。

一八三三年各大學的門禁雖漸漸撤去，然此後三十年內新舊勢力仍在作殊死的鬥爭。換句話說在美國內戰以前，反對女子受教育的聲

餘舊部仍在作遊樂戰，所以女子教育運動在此期內仍未脫離風潮。南北戰爭結束後，社會的固有組織受到相當的損毀，婦女教育運動漸入平穩的途徑。一八六一年有博爾酒商瓦沙先生 (Matthew Wasar) 捐資四十萬八千元創辦瓦沙女子大學。該校於一八六五年正式開幕時各地報紙皆讚揚瓦沙先生，說他與想天開作「化女為男」之美夢，事實上瓦沙大學為美國第一個女大學堪與男子大學比擬者。瓦沙女大之創立顯除了殘餘的反對勢力，女子教育作了長足的進展。繼瓦沙大學之後有斯密司女大 (Smith) 建於一八七五年，威爾斯女大 (Wellenow) 建於一八七五年，瑞得克利夫女大 (Radcliffe) 建於一八七九年，耶馬爾女大 (Yale) 建於一八八五年，邦那德女大 (Barnard) 建於一八八九年。即便在這種時候仍然受到強性的苛薄攻擊。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愛利亞特先生 (Charles Eliot) 說：「婦女們受着新教育名師的誘引，以為真的可與男子們競爭了！」。還有一個雜誌提議在各女大學的隔壁建立些殘廢院。當然這種引倒車的首論只能引起社會的一笑，經不住時間的試鍊。

退休的女校長：邦那德女士 (Martha Carey Thomas) 在一八八五年時輔助班麻爾女大的創建，九年後就任該女大的校長，任職二十八年始退休。她追記幼時求學經驗說：「在我未進大學以前未見過女大學生，聽說有一個女學生住在一位朋友處乃決計去訪她。然在未去前已下了決心，就是此人古怪如禽獸，我自己也要進大學。」邦那德女士為了進康乃爾大學 (Cornell) 該校拒絕她隨男生一同上課，不得已乃赴德國入萊普茲格大學 (Leipzig)，不意此校雖允其上課而不給她學位，乃入瑞士國的視瑞 (Zurich) 大學得博士學位。與邦那德女士同時有奧雷女士 (Mary Woolley)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俾入了布路昂大學 (Brown)，一生致力於孟侯留女大的發展工作，任該校校長職至三十七年之久，一九三七年方告老退休，孟侯留女大能開名全球，皆與校長之功。此外一位有名的女大學校長是吉勒得斯利夫女士 (Virginia Gilderleeve)，她的女大學教育是在邦那德女大受的，為人精明正直，對國際和平運動更有特

殊貢獻，她是國際聯盟的倡導人，國際大學婦女協會的創辦人兼主席，在邦那德女大作了三十六年校長，為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中的美國唯一女代表，不但對美國並且對全世界婦女教育都有很大的貢獻。

現任的女校長：美國的著名女大學都有她們本身上及傳統的傳統，前任校長退休後，繼任的校長就接着去發展過去的光榮歷史。比方說瓦沙女大是以民主精神著名的，在教導方面是採取中立而又前進的姿態。在過去八十五年中瓦沙女大的校長都是男性。最近接任的新校長是布蘭丁女士，她是一個極端平民化而又不裝腔作勢的人，她的大學教育是在南方的的一個大學中讀完的。既無博士學位又無赫赫盛名。她被選為校長引起社會的注意。到校一月後，就受到全體師生的歡迎。她不但沒有中國大學校長的威嚴風度，並且有說有笑，慈祥可親。有的時候還用紙烟吹團團玩。去年春天有四個哈佛男生到了瓦沙，一個女學生問他們對什麼幫助，他們說：「我們在哈佛自來見不到我們的校長，想和你們的校長會晤一次。」這位女生把他們帶到校長住宅去，布蘭丁校長不但和他們隨便談天，並且作了飯招待他們。布女士除了作瓦沙校長外還兼着政府高等教育組的委員，紐約州大學教育會的董事，還有無數的演講。她利用坐車的時間擬好演詞，秘書去作整理工作，她開玩笑似的說：「作教授時無時間寫書，

編者先生：近由友人處得見貴刊，言論公正，內容豐富，深為敬佩。今附上拙文一篇，願先生能加以修改而刊於貴刊。此文對於中國女子教育界或有裨益也。因離國久遠，文筆拙劣，望多原諒，如實在不好，即請退還，或就近試閱其他刊物願否接受。勞神之處多多感謝，此請
文安

鄙人
孫守全敬上
十一月十一日

作校長又無時間讀一本書。」

本星期內邦那德女大的新校長麥克尼任托西女士將舉行就職典禮，這是一個有五個孩子的母親，而能家庭學校兼顧，真是值得注意的事。她在耶普金大學畢業後到外國留學，返美後在班麻爾女大執教，並作過該校的代理校長，過去十七年中她是紐約布瑞雷女校 (Breton) 的主持人。她反對對婦女們在婚後放棄一切雄心，不再服務社會，她也是一個平民化而思想前進的婦女。最近她曾對她的女學生們說：「說不定有一天我穿着褲子到學校來，我的男女孩子也要來學校的游泳池和你們一同游泳。」

威爾斯女大的校長美克菲女士更是世界聞名的人物，在戰爭中她是

(以下接第三十頁)

西北紀行 (二)

中央地質調查所技正 裴文中

(三) 長安遇故知

當北平為敵人佔領的時候，有一天，我在街上走，遇見在北大的同班鄭君。他是胖胖的一個人，好吃肥肉，性情直爽痛快。無意中，遇到了他，寒暄了幾句，他就說，還有事忙，急著要走。次日我去拜訪他，他告訴我，因為地下不能居住，來平避難，作生意維持生活。當時我信以為真，到後來才明白，完全不是那末一回事。他在北平，負有重要使命，指導一部分地下工作。到了民國三十三年，他的女兒告訴我，她家不能再去，日憲來抓他的父親。後來她一家人都逃散了，只有她的母親被日憲特務抓走，為追究我這位同班，株連了三十多個人，凡與他家有來往者，均行被捕。我約在兩月後，也到那裏去了，在獄中聽說他這個人子很嚴重；後來又聽說，他的朋友中有兩個被敵人打死，他的太太在獄內失了踪，大概也是凶多吉少。

勝利後，我天天盼他由天上飛來，但是始終沒有消息。後來有人說他不得志，很消極，我總不信，以他這樣一個能幹，而不顧生死，為國為黨的份子，且為抗日，而抗去了朋友和太太，勝利後，論功行賞，他如何能不得志？想不到，我在西安遇上了他，携一兒一女，在中華中當一名教員。只有一條被子，兩件破制服。他見了我，眼中立刻就流下淚來，相顧無言，只嘆了幾聲氣。

我怪他，為何不通知我，他不勝唏噓，他

以為我之入日軍牢獄，是因他而受累，他總覺對不住我，沒敢告訴我。且他悲憤之至，也不願朋友知道。他說，如果沒有兒女之累，早就當了和尚。我不信，天下會有這樣事，然而竟有這樣事！我當時會勸他另謀途徑，但他這人至死不變，忠心耿耿，我會寫了幾句長詩，有如：

「勸君覺悟莫心痴，今日不比昔日時」；但他不肯謀生計，只教窮書，以了終身。這樣的一個例子，如何能令人為國家忠實？我們只好同聲一嘆！

西安是一個文化古城，人民有古風，為中國固有文化迅速中心之一。但是自抗戰軍興以來，至這位老人摩挲起來，穿上了洋履，弄得不能不顧。我們走到街上一看，舖子中一看，無往不是洋貨或「洋式」，但洋貨却與古樸的土貨並列，除了幾位老友外，西安城沒有可以留戀的，我急欲離開，但又離不開。

幾位老友都是滿腹牢騷，但又不敢發洩，發洩的結果，可以很不幸。燒一盞開水，在未翻滾之前，我們只看見汽泡一個一個的升起，很慢，好像很平穩，但是火力不停，不久水即飛騰起來，盞中盛不住。西安沉悶的空氣，我覺得也如一盞未沸的水！

我最愛看西安天空中飛的鸞，鸞飛着，追逐着，只是叫的聲音，太不悅耳。晚上及時時飛有小羽戰鬥機，三五成群，飛往北地，掠過城池。銀光閃閃，玲瓏可愛，但是他們所負

的使命，却是殘酷的，可詛咒的！據說，那時陝北正收復了「匪窟」，但三十萬大軍，却放在真空中，無糧無水，沒有一切，縣長要由西安找來本縣的老百姓去，軍隊要由西安運去大假和小菜。朋友罵我是不祥之物，給西安帶來物價高漲，說句不客氣話，小子不配！物價高漲的近因，就是供給真空中三十萬人的結果，與我何干？現在漲，將來還漲！

一位至友的老太太，携着重病的兒子，住在距西安百餘里之外，我應當去看看。而大學的朋友，又拉我去講演，一誤再誤，急於離開悶的西安而適得其反。西安的名勝，臨潼溫泉洗深未能前去，頗覺遺憾。王實川的墓，未能瞻仰。但在城南看見了無數河南難民，住在防空洞或自掘的黃土窟中，令我想到王實川的墓，也不過爾爾，敵軍侵入，怪人民也隨着淪陷。好，河南老百姓逃到陝西來了，忠貞不屈，而我們又對他們如何？勝利之後，還是如王實川一樣住寒窟，過着難民的生活，什麼人會想到了他們？

在西安作了一次講演，遇見了一件平凡的事和一件驚人的事。一件平凡的事，就是我講時，聽眾若無聲，本來在國家多事之秋，該付諸學問？青年人那裏有這顆心腸。一位朋友，不好意思，叫我解釋，聽眾少的原因，是局外一位名政治家講演，學生有去聽的義務，聽聽是有點青年思想問題。

一件驚人的事，是一個男助教，在講台時

間，在辦公室中，用手槍打死了一位會計課女職員，然後又自殺了。女人腹中還有六個月大的孕，腹息之間，一共害了三命。殺人自殺的原由，也很平凡，不過是戀愛而已。驚人的事是助教的鐘。一位朋友說，助教全有手槍。另外一位朋友打趣說，助教帶手槍，教授帶機關鎗，主任帶大砲，看看那個學生不服從，不服從者，武力解決，也是一件最痛快事！

講完了演，看了至友的太太，匆匆離開西安。啓程那天，是六月十九日，氣壓甚低，悶熱欲雨。自己搬運行李，雖在清早，亦已汗流浹背。天氣涼爽之後，我願仍來西安，欣賞這洋化的古城。

【四】由西安到蘭州

因為由西安至蘭州，飛機票，不易購得，我決定乘汽車走。路上新交的一位朋友，爲我找到了一部商車，可以無代價的搭乘。據他說，比洛乘公路局（即交通部公路局第七區運輸處）的班車，自由，省錢，且免得擠着買票，搶着上車，擠在車上不能動，在車上風吹日曬。但是預定的商車，因軍運要緊，已有兩部被抓，不敢再開，我親身去找司機兼掌櫃去商量，但他怕將他這三部抓去，執意不肯走。他第一部車抓至吐魯番去了，那裏一共有二百多輛，均扣在那裏，說最所運的軍糧短少了，要罰他們。第二部車抓到平涼，又去了蘭州，毫無消息。這位司機兼掌櫃是我的同鄉，對我發牢騷。他的意思：軍運商家可以幫忙，但不能經人爲盜和扣車不還。他最後說：「不要看我們發了抗戰財，我們的錢全是用生命換來的！」

商車不成，我立刻就去找公路局班車的主意。但班車得先一日登記，買票，送行李，次日啓行，買票時間已過，我離開西安，勢非再遲一日不可。車停在一個警察面前，伸手給車夫五千元，毫不思索。大概警察看到了我的舉

止，向我敬了一禮，我心想，大概真可買成

只有人在擠着買行李票及貨票，客票均已賣完。我先由警察口中，問清了買票者姓氏，我擠在人羣中，即直呼他什麼先生。結果很難，原來也是同鄉，一氣呵成，買了客票，交了行李，還省了票價的尾數。回到客店中，我向店東大吹大擂，說我神通廣大。店東說，現在票容易買，從前一班老百姓全是託汽車站門口賣香烟的人代買，這是專幹這種營生，一張票錢很多。

趕到要上汽車的時候，我才發見我的票是最後一個號碼，其餘客人全上去之後，我才能上。但是到我上車的時候，車上已經擠得風雨不透，客人已經在爭吵着，你碰了我，我碰了你。我在無可奈何之中，找警察理論，警察見我是個不類之人，於是上車命令客人給我車尾處擠出一角，並且找了一個行李當座位，其餘客人見有警察找位置，也沒有人說閑話。

我在車上預定的計劃，是「還交近交」，即與較遠的客人說閑話，套交情，而與鄰近者則擠之，毫不讓。不過車開了之後，同許多人談起來，頗覺同情，全交了朋友。他們打架，爭地方不得開交之時，我立起來勸給他們，他們立刻就不爭了。我的感想：老百姓是好的，統治的人不好，逼迫他們行壞事，彼此互爭，因爲給他們的東西太少，然而若經一解說，我國古風古情即恢復了，不相爭，而相讓，若是西洋人則不然，說得天花亂墜，只要看見了「利」，決不讓。如果，我國改變了統治方法，統治者不與民爭利，中國不但亡，且可強盛，因爲人民本質是好的。現在之情形，是爲政府逼迫的結果。

車過咸陽，見城北高地，有許多高聳孤立的古墳，我聯想到：美國飛行家最近在西安附近，

旺，聚嶺山中，發見了「金字塔」，所推大疑就是這高大的古墓。至乾縣，車輪胎壞了，另換車輪之後，車又開行。車停之時，河南乞食的婦女，抱着小孩，蜂擁而來，驅之不去，情形慘慘。

過了郿縣，公路即走入無水的河谷中，車經度盤旋，始由高原而下。郿縣以出產麵杖有名，細而長，長到三四尺，爲甘肅婦女所喜用。但我們過時，並沒有看見賣的。過郿縣後，有花菓山，水窪洞，水由山上河中流出。再過去即到大佛寺，佛像刻在砂岩上，刻在平地，頭在三層樓上。路上遇到正在行軍的士兵，肩背負負，牛車馬車，用盡了一切原始的搬運方法。士兵衣服破爛不堪，人人面有菜色，這就是抗日的英雄、禦國的戰士，現在又驅上戰線，將來不死，還不是脚上無鞋，自肩行李進軍，過牛馬生活？愛國的下場！

到了連川，路旁「左公柳」即多起來，不勝令人感嘆前人幹的精神，荒野中開出一條路，路旁栽上樹，進山開山，遇水架橋，數千里內，均是如此。反觀我們現在公路的樹如何？樹原來活着，移來即死。過了連川，見道旁一羣左公柳，樹皮全剝去，高聳而立，枝葉全枯，左公有知，當痛罵我輩。

車到平涼，已經晚八時有餘。只見軍車如雲，所扣商車綿且數里，來往行人如織，小販叫賣聲嘈雜聒耳。我去找住處，一個空位全無，幸得制軍軍人一位，引我進入一家小店，才解決了住的問題。

平涼是一座古城，爲西蘭公路去寧夏的要道，可控制蘭東。因爲近來以蘇一帶，戰事緊急，急待應援，且語言繁多，且有謂平涼城已被自己的飛機炸了，所以城防甚緊。天黑後，路上不許行人，這座蘭東古城，未得一盡，甚

爲恨然！

過了平涼之後，汽車立刻駛上了六盤山，平涼氣候已冷，山上更冷。公路由人工開鑿的石溝中上山，險峻處傳說都是楊六郎所開，上有六郎廟及十二位婦人等。一位同行客人講起故事來，他說：宋時西涼國就在平涼建都，楊六郎掛帥征西，在六盤山上犧牲了千軍萬馬，才得戰勝，因名其國都爲平涼。他講得津津有味，大家都傾耳細聽，忘了車上的擠，也忘了爭地位。

六盤山上溝中，全是黑土，與他處所見的黃土不同，是寒冷氣候的象徵。農人所種的，五穀除洋芋（土豆）外，全是燕麥和胡麻，是北地的產物。我的印象，好像是到了張家口以北，但緯度尚有四五度之差。

車停在驛車，客人爭買鍋餅。據說這裏的鍋餅爲甘省第一，可以存貯很多日子，而不失香味。但是二千五百元一斤，價錢則很可觀。

過了會亭，汽車即漸漸爬上土嶺，到了華家嶺，已七時餘，車有不便，旅客爭找住處。同行客人給我找到了一個小店，表面看來還算單間，只是一大坑上，用短牆隔成的。店主好像是個哲學家，講起話來，永遠在沉思着，官明：我一人住，房茶水洋各二元。後來我見一位同行者，未能找見住處，拉來同住，房錢仍舊，只是次早店主向我們多索茶水洋二元，雖然我們向他討洗臉水時，始終未討得。

這位店主很怪，半夜即喊人起來，說車要開走。客人起來，他就是討錢，不顧一切。明明一間屋中住了兩個人，他却要三個人的錢，客人不給，他說客人仗勢欺人。等我到了汽車站，仍有幾位店主向客人討「賂」。問同行之人，方知道這裏的店主人，天下老鴉一般黑，全如此。

華家嶺的海拔很高，早晚很涼，雖在夏天，也要棉衣。舊華家嶺只有幾家人家，無可種

之用，只靠吃來往客人，大有河南文張李石的豪傲。現在汽車站是在新華家嶺，有工程段及汽車站等洋房，以外有鋪家及小店。寶通渭的毛衣者頗已，因天涼客人購買者亦多。此地爲西蘭公路及天蘭公路交叉之地，商旅往來甚多。

我有一個親戚，曾在此處居住多年，負責工上的責任。他現已他去，問起來，尚有人知道。他是青年工程師，苦幹苦修，西蘭公路上下山坡，彎度斜度及中速比例，均有相當學理上的根據。但到了現在，路上只見有人鋪沙，稀泥任其折毀，却無人管。路上指路牌，在西蘭公路上，已蕩然無存。當我在車上之時，我想，這一條路只有久候在此路開行的司機敢走，他人不敢開車。公路局只知收捐，路政如何改進，却不在話下。

由華家嶺，汽車盤旋而下，漸漸走入平地。到了定西，即看見天蘭鐵路的路基，已經由民夫修好，低處由土堆起，高處挖成深溝，外觀非常整齊，但是這個土路基，能否鋪軌，則無人知道。這裏的黃土多砂，不似河南山西者黏性大，若至雨季，則必高崖崩毀，墊起的土基沖平。消耗老百姓的精力，而只放在那裏裝樣子，或者爲負責人的功，實在對於人民是一種苛政。若勞動民工，索性把它修好通車，人民雖更苦，而能得到交通便利的好處。

在秤鎮鎮及甘軍店附近，仍有較低的土坡，過去之後，即到了蘭州附近的平地。這個平地，也不過是一段較寬的山谷。在西北多山的區域，平原竟沒有了，凡有較寬的河谷，即人民聚，發達爲都市城鎮。過了飛機場，由左公路直達汽車站，到了這西北重鎮——蘭州市，已有九時餘。計由西安，共走了三日，公路局的汽車，總算是很好的，比一般商車要好得多。（未完）

(以上按第二十二頁)

來了，他想辦法給我找一個睡處。

我，我發覺一張戰時新報的條子，我的太太發了一張戰時新報的條子，便後她自己付了賬，我是戰時新報，政府請客，不用付錢！

輪船停泊之日，我與所有戰時新報的條子，走上一位長官一把抓着我的衣襟，問我過什麼，資格上那隻船，我感好，退下去，可是我到了最後結算，是馬上海陸軍新報的條子，吵鬧起來，一切，是一個回國女官的眷屬，所以他能享受一切，地位，但因為他太太反對，所以我不能佔住位，每天我和太太還可以後我們的艱難，可是五天，所有新報的條子去檢查，格格，我想不必去，這一來却惹得那新報的太太，却又引起一場利害在太太！我感好去見他，却又引起一場誤會，他以為我太太的太太而去，當我告訴他我不是丈夫而是太太的時候，他反覺爲難了，因為他不知如何填寫那張檢查表！最後我們決定把我的項目填上，沒有的就簽名算罷了！

果然，船快到期時，各人都得着一份登陸證，一份，當我走到移民局長官跟前時，他問我的太太在那裏，「對不起，沒有太太，就是，他吧，我腦袋成女性，可是我實在是在第一，他回國去！我的太太，我們走下飛機，在我第一，他生長回國去！我的太太，我們走下飛機，在我第一，他（這）走！我的太太，我感好去見他，却又引起一場誤會，他以為我太太的太太而去，當我告訴他我不是丈夫而是太太的時候，他反覺爲難了，因為他不知如何填寫那張檢查表！最後我們決定把我的項目填上，沒有的就簽名算罷了！

致沈崇小姐的一封公開信

王兆榮

爲國犧牲，「受辱」猶榮！

沈崇小姐：在這聖誕佳節的音樂與西伯利亞的寒流交響曲的當兒，正是你「受辱」週年紀念的時候！所以特致書於你，藉這個機會向你表示同情。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客觀的條件對你非常不利，既受辱於前，復吃耳光於後，精神上的痛苦，不難想像，卒以你堅毅的精神，不爲勢屈，使消息傳佈於海內外。於是激起全國同胞的憤慨，各地舉行「抗暴」大遊行，呼籲主持「公道」！駐華美軍當局鑒於情勢之不可侮，乃組織軍事法庭，公審皮爾遜及希因普利查德，程序非常鄭重，根據犯罪事實及所有證件，宣判：「皮爾遜由伍長降爲普通士兵，處監禁勞役十五年，期間不付薪金，並於期滿後予以行爲不良之黜除海軍軍籍之處分。」希因普利查德也受處分。當時國人都以爲美國的法律尚有尊嚴！但事實有非世界人士所能料到的，八月十三日美國海軍部竟宣布「犯強姦已遂」罪的皮爾遜沒有罪，並且仍然作伍長！外交團對於這個消息很是「震驚」！的確

當局對你的遭受「無禮」，當然憤恨與同情，可是政府需要「美金」，所以就不得不「權衡輕重」，不得不讓「受辱」了！所以在這種情形下，鄙人覺得個人的犧牲，是有意義的，有代價的！戰敗的日本人爲國家的生存，多投姿獻女於美國人，這是得到援助的原因之一，中國就不一樣了，貪污和無能以外，再加上「內戰」，所以美國一區到前幾天才通過還不如聖誕禮物值錢的一千八百萬美元援華，最近，美國參議員路易斯建議撥款的錢，不讓超過一百美金，他說：「就是一百美金已經太浪費了！」（十二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前天又回到北平，鄙人還沒有看見他，想他一定還是不談這件事。他雖然說「中國老友」，可是這是中美兩國間的事情，他個人恐怕是「愛莫能助」！所以他對這件事，一直沒有表示。他對北京大學受辱先生們的聯名書寫的「受辱」的嚴重抗議書始終沒有答覆。因爲他畢竟是灰白頭髮，藍眼珠，勝利後，美兵駐中

國是經中國遭難當遭逢日俘而來的「的先鋒，巾幗英雄，「雖曰不韋。如果中國有辦法，絕對不會請美兵來，美兵不來，絕不會有你的「受辱」！不過就因爲這件事的發生，促使大半中國人對美國又有了新認識。所以妳作了一國民對美外交

（以上接第二十六頁）

美國海軍的婦女隊的司令官。戰爭結束後又返校主持校長職務。她與威爾斯萊女大校長已有十一年之久。她未到任以前的威爾斯萊女大是比較傾向「自我主義」。美克菲校長到任後即聘請些英俊的青年男子教授，組織各種討論會，提倡各種課外活動。同時更邀請許多名人來校演說。務使學生有平衡的生活。今日威爾斯萊女大的芳名是全國聞名的。此外該校更招收中國及歐洲的學生入校求學，以廣學生見聞。美克菲校長與學生感情之融洽是有口皆碑。

以上所提的幾位女大校長在學校中都有個秘密的外號，譬如瓦沙女生叫她們的校長是賽萊（Sally），威爾斯萊學生稱她們的校長爲米雷克（Mary），其中例外的是班麻爾女大的校長沒有外號。學生們都叫她麥克布萊德小姐（Miss McBlair）。班麻爾是女大學中較小的一位。這個學校是以功課緊，管教嚴著名。去年三月間有一個學生爲要趕完一篇重要的文章，麥校長怕她不能安心，就請這位女同學到自家裏工作。

最近這四位女大校長加上另外三個女大的校長將在瓦沙女大開聯合會議，討論明年的施政方針。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是如何增加經費。據說美國婦女們已得到了教育上的平等，而當她們捐款仍多捐給母校。換句話說，就是男女合校的大學得的捐款多，無形中女子大學在經費上就吃虧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王兆榮 謹啓

(以上接第四頁)

(三) 韓國獨立問題應由中美蘇三國決定

「對日和議」的另一個問題，當然是韓國獨立的保障問題了。韓國在停戰後，不但不能享受獨立的機運，本土且為美蘇兩國的軍隊分別佔領下去，使在中國支援快近三十年的韓國臨時政府，回國後未能施展其實力，並且飽受壓制。而美蘇的佔領韓國，一如佔領德日，其形勢且不如輔心國的大利，這是美蘇共同違反保障韓國獨立誓詞的舉動。

韓國為中國唯一的與國，韓國的興衰存亡，實與中國有極密切的依存的關係。中國應向美蘇兩國聲明我國對韓國的重大關心，建議兩國問題應由中美蘇三國合作，共謀合理的解決。這個中美蘇三國共同解決韓國問題的辦法，我們想在目前情況下是極必要的。但(一)美蘇彼此間的疑懼，使兩國直接談判無法獲致妥協的地步，如中國以第三者越然立場，折衝於兩強之間，當容易較有轉機的地方。(二)中國並無駐兵韓國的事實，今後亦無駐兵韓國的企圖，當比較容易取得韓國領袖及一般民衆的信頼。且韓國的獨立運動一向在中國援助之下進行的，而中國從未將其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主義信仰強加於韓國人民接受。換言之，中國純真的希望韓國的獨立自主，不受外力支配而已。我們應真正讓韓國成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使他在東方國際關係上，成一個美蘇的緩衝地帶。我們希望他成爲東方的瑞士，却不希望成爲東方的巴爾幹。

當「對日和議」急須召開的時候，中國應同時分別向美蘇兩國進行談判韓國問題，最少交換彼此對於韓國問題的看法。美蘇的領袖們，不但使韓國獨立的權利，實際威脅中國內政的安定；故對韓國問題解決的促進，又非僅止於對韓的外交問題。總之，使韓國現狀如是拖延下去，而我國則袖手旁觀，其遺患將來自在想像之中。即就美蘇兩國自身來說，戰後已經兩年有餘，而猶不得不遣重兵於國外，亦是極不合算的事體，尤以蘇聯人力奇缺，美兵亦皆急於復員，故撤去駐韓軍隊，於雙方都是需要的事。況韓民反蘇反美的情緒日漸高漲，上下皆然，勢將釀成一次大戰後，列強駐兵俄國的失敗結果。基於這些原因，如我國主動對韓問題，熱心援助韓國獨立，而將韓國折衝於美蘇之間，則遲早必會收到應有的效果的。

四、結 論

今年春間某負責對日外交的老友，曾來函徵詢「對日和議」的具體意見，但在信裏則並不諱言我國兩年來對日外交，完全採取追隨美國的尾巴做法。參加華盛頓十一國委員會以至派往日本的代表團的人，多以能說會道者充任，像這種作法，則民間對日本問題有所感，亦是扯幾口舌，毫無用處的。惟最近政府似漸覺於日本外交有所感，民間輿論對政府指責亦漸噴有聲，使其慢慢覺悟到非採「獨立自主」的政策，實無由保衛我們自身應有的權益。據上海大公報十二月二十二日東京電，行政院長張群氏向合衆社亞洲社社長勞恩氏聲明：「中國現已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政府當局果能這樣熱誠去做，民間當然會發絕大的同情與擁護的。

至於我國對日的企望，端在(一)使日本能真正建立一個爲日本國民服務的民主國家，其政治應不受任何權力或剝削集團的剝削。(二)日本的軍國主義是不應再有再起的機會，預防不使再有侵略我國的危險，以爲日本的侵略爲小則威脅亞洲之安定，大則危害世界的和平。(三)日本過去的侵華政策，會形成爲日本國策，而凌辱社會文化之各部門，尤應在其政治軍事文化思想各方面，謀求澈底的交鋒，免其再造我國，而同時貽誤其本身的命運。(四)中國絕無藉日本於困難境地的企圖，甚至如蔣主席對日投降時宣言，中國必寬恕過去之夙怨，重新與日本建立親睦友好之關係，尤重在培植日本的親善觀念。

我們深信中國正義的立場，必得盟邦之諒解。政府此刻應以嚴厲的果斷，以大無畏精神，爭取對日和議的主動性，並極力促成韓國之獨立，不屈於美蘇權力政治之威脅，如是必能打開這現勢下外交之僵局。因爲以權力當公道(Might is Right)的觀念，在這廿世紀的現代，須得讓其成爲歷史的過去，人們須得重新認識公道是最高權力的(Right is Might)我們必得使我國正義與公道的主張，在對日和議與韓國獨立的問題上，具體實現出來。我們在抗拒敵日橫刀政治的事功上，已經表示過我們不爲威武所屈的強毅，則在已結已屈最後的「對日和議」，我們實無理由表示投降。畏縮是失敗主義的象徵，亦是所以招致失敗的因素，我們應提起勇氣，果敢前進，創新，不爲任何威勢所屈，不爲任何不合理不公道不正義的罪惡所克服，以當年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繼續邁進於今後「和平的奮鬥」。我們需要抗戰的勝利，我們更需要永久和平的勝利！

刊誤：學術獨立專號歐陽湘先生之「學術獨立與留學政策」一文中，國策第二段末尾「出國者，究有何補」手民於者字下脫去「比比皆是，試問此輩將來混得一紙文憑歸來，於社會國家」等字。

編後記

蕭正說先生的「對日和議與韓

國獨立我國應取之態度」，先說到對日和議是開羅會議與波茨坦會議的產物。對日作戰，陸海兩軍戰事可說是山中美兩國擔任；蘇聯參戰，不過是投機手段，這次和會關係重大，我國如不抱絕大關心，則不久又將遭受威脅。故我國應取主動地位，先與美方交換意見，繼之中英舉行會談，最後付交遠東委員會討論。至於否決權，我國必須堅持，不可一任美方擺布。其次說到韓國問題，我國應以道義之邦交，主持公道。美蘇間相互猜忌，各不相讓，是很明顯的現象。但如我國參加會談，從中折衝，則可能加速他們的協議；而另一方面，韓國人民對我們必有日見良好的友誼，因為他們知道是在援助其早日獨立，沒有一點野心。

天津南開大學及遠仁商學院教授，各抒宏論，然而結論幾乎一致。經濟改造政策確定後，纔有根本的政策；國內戰爭也可說是經濟制度戰爭。中國經濟病是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此種現象必須改造，使得大家都有飯吃。共產則不談改造，主張推翻。改造方針可以參考英國費邊社的緩和政策，限制有錢人，

安定中等經濟階級，不過要有良好政策，如果執行者腐敗，也決不會成功；所以人的問題和實行問題最為重要。

楊錫圭先生的「談中國的農村建設」，說到農村建設是必須提倡的一種社會運動，改造的方式，不在恢復舊觀或完全西洋化。改造的目標，近處看養生，遠處看眼是造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這問題非常重，我們應該加以注意；不知讀者對於楊先生的大作有何高見！

林庚先生的「從文藝談時代感」，是一篇頗堪注意的佳作。這位詩人兼文學史家，立論新穎，絕無給人牙慧之感。其對於隱逸的看法，深感欽佩。最後他說：「我們已經知道隱逸的感情是過去了；今日的時代感情，就必等待着又一次的努力與完成」。希望讀者以此自勉。

林煥平先生的「投降以來的日本」，是一篇發揚國人的很重要的文章；內容說到日本軍事上雖失敗，政治上却得到勝利；投降後，雖有新憲法的頒佈，整個日本依舊在戰前的舊精神統治之下；表面是民主，暗地裏是法西斯；日本法西斯之所以能倖存和發展，乃是由於美國的獨霸管制的戰略與軍略。因此種種中國又要受到日本的威脅！

楊楚先生的「論中國社會史問題」，內容非常充實，足見楊先生治學態度的認真，他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想指出社會史與史學家的關係，在太遠而感遺憾。史學家應如何合作問題，因為他和史學家合作得太遠而感遺憾。史學家應如何合作問題，因為他和史學家合作得太遠而感遺憾。史學家應如何合作問題，因為他和史學家合作得太遠而感遺憾。

李忠模先生是韓國的志士，深悉東亞各民族國家應取得緊密的聯繫，在美蘇之外，自力更生，找一條自己的路，故對蕭先生的意見十分贊同。伍惠亞女士所譯的「我是一個男的戰時新娘」，非常輕鬆有趣，頗能調劑嚴肅空氣。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創刊

本期零售每冊一萬元

THE MODERN KNOWLEDGE
(Issued Fortnightly)
Vol. 2, No. 5, January 1st., 1948.
Head Office: 72A Li-shih Hu-tung,
East City, Peiping, China.
Price: \$10,000 (C.N.C.) a copy.

編輯者 現代知識半月刊社
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蕭正
發行所 現代知識半月刊社
經售處 新實書店 及
全國各大書店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二六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第一類新聞紙類 北平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二號